





禱人心也三壇同壇宅神之位也為壇北面奉神之所

壇秉珪于手禮神之具也必告三王者太王肇

始皆以安天下為心者也武王能繼

三王之緒則三王必念武王之疾故于此請命而圖安也

史乃冊祝曰

節

此下四節皆公之祝詞史官受公命而為之非史撰也禱

不三意一望三王任保護之責不可坐視其死一欲身

代武王之死求以曲全其生不曰發而曰某者諱之也元

孫丕子皆謂武王自太王王季言曰元孫自武王言曰丕

子孔疏曰死生有命豈真可代請代者不忍君父之困申



溫州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臣子之情也

于仁若考

節

此承以旦代某句而言且之材藝堪鬼神之役使而元孫不能此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也曰能曰不能非有誇貶只欲代死意

乃命于帝庭

節

此承若爾三王句而言元孫任大責重則旦之生不若元孫之生見三王不可不保護也乃命二句串用能二字緊承定爾二句亦串祗畏舊說畏子孫細玩語意還指畏武王爲是下地對三王在天而言乃命君師之命也受君師

之命于上帝之庭敷其政以佑民生敷其教以佑民性册能定子孫于下地基本培于當年餘休垂于百世也四方祗畏如保受威命承敘教條是也承帝命祿後昆元子所係亦重矣可令其死乎嗚呼帝庭之命寶命也武王死則寶命墜而先王不血食我三王豈可墜天所降之寶命哉寶命不墜不惟四方有所敷佑子孫得以憑籍而先王之宗祀亦永有依歸矣當時天下初定民心易搖武王死則事未可知故言先王廟祀以感動之

今我卽命于元龜

節

此亦冊祝之詞許謂疾瘳不許及是以璧珪歸將以事神



也屏璧珪言不得事神也許則王安而宗祀有托故得事神不許則王危而寶命已墜故不得事神與上節意相首尾皆感動三王之辭許內只入保護不必入代死武王喪于八年之後猶有武庚之叛使喪于二年之時則禍變不知何如此公所以慮也

乃十三龜

節

此命元龜而吉乃得三王之許矣習吉重吉也并吉書詞與兆同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

節

周公視卜知武王之安故致喜慰之辭體卜兆之體也武

王安則罔害新命許我之命周公之禱謀武王之安今罔害則所謀遂矣茲字承說新受三王命而永終是圖是能念我一人使之安也我歸俟其安而已一人指武王

公歸乃納冊

節

卜筮既畢必納其冊書于匱中異時卜乃復啓焉此國家故事非藏此書爲後來自解計也翼日乃廖見感召之速○程子曰近世祝冊旣用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有焚埋之禮乎

武王旣喪

節

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武王疾瘳



又四年而崩成王尚幼周公乃攝位行事是時管叔方監  
殺武庚謀為不軌乃與群弟蔡叔霍叔等造為無根之言  
流布于國中謂周公將謀篡位所以危懼成王而使不專  
其任動搖周公而使不安于位不及武庚所以甚三叔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

節

項氏曰孔氏謂辟者行法也居東則東征也信然則周公  
誅謗以滅管豈所以日明哉周室初基流言乘間成王疑  
于上國人疑于下周公不避倘禍亂忽發家國傾危將無  
以見先王于地下矣故密與二公謀使居中鎮撫而東出  
避之居東二年外變不起內論亦明向者流言遂得王名

始知繇管叔也罪人既得公于是作鴟鴞之詩極道國家  
之艱難心迹之勞瘁以冀王之察已王未敢謂未能洞然  
信公為忠亦未敢決然以公為非殆介在疑信之間也

鴟鴞一章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

謂誘

毋毀我室

謂播恩

斯勤斯鬻子之憫斯

傷管

二章言先王創業之脩固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

非管蔡內叛武庚

三章言先王之勤勞四

章言王室之孤危曰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

所漂搖予唯音嘒嘒

憂在王室其鳴

不得之急也

避非避禍上以釋君之嫌隙下以絕人心之危疑大義所  
在也鄭康成曰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都後成王得金



滕之書迎公歸三監挾武庚叛公乃東征之今以居東爲東征固非以鳴鴉爲管蔡誅後之詩亦非使管蔡誅王心尚未悟豈一詩所能感動哉今以大誥考之東征出于王命在迎歸之後明甚

秋大熟

節

未敢謂公亦未能還公故天起風雷之變以彰之此見公之忠誠上徹于天按洪範蒙恒風若成王蒙暗故召此恒風加之雷電示怒也皮弁白布衣素積裳質服也卜天變故質服未卜先啓金滕內有先王故事開之省察變異所

繇

二公及王

節

信者信有請代之事公命謂祝冊之文皆公所命勿敢言當不豫之時恐言之而人心動搖及流言之日恐言之而人心疑忌

王執書以泣

節

勤勞指自功請命太窄一請命何足爲勤勞哉武王死成王幼公恐國無長君天下不附力圖王室之安身任天下之重不辭艱危不避忌諱鞠躬盡瘁此之爲勤勞而以忌者之流言惑幼王之聽睹故曰冲人不及知公倘不利孺子何不利武王之速死耶此疑之所以氷釋也動威指風



雷德卽勤勞之德禮乃崇德報功之禮亦字內有追咎往  
愆意我國家三字帶上讀

王出郊

節

出郊者公至則郊勞而親迎之也孔謂郊天謝過非是禾  
盡起自起也其爲木所偃而不能自起命邦人起之築之  
築禾也非築木也公心未白則雷電以風而天以咎徵應  
公心旣白則乃雨反風而天以休徵應孰謂天人之際不  
相爲感哉

大誥

武王克殷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嗣  
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後成王悟迎公歸

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  
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

王若曰猷大誥

節

武王將伐武庚而邦君御書不從故周公傳王命大誥天  
下猷道也言順大道而爲言也多邦是外臣御事是內臣  
弔恤也割害也言我不爲天所恤降害于我周家武王遂  
喪而不少待所謂降割也歷以統緒言尊爲天子也服以  
疆域言富有四海也無疆言其大兼言其久造哲迺康暗  
指討叛說討叛以安民論理所當然論事勢所不得不然  
今冲人嗣歷服其任大其責重苟不能明義理識時勢禍  
藏于隱伏而不知亂生于比周而不去則是養禍以殃民



而非所以導之安康之域者是人事之顯然者明哲且不  
及况曰其能于天命之難謀者格而知之以延此歷服于  
無窮乎言欲永天命先明人事武康之伐不容已也

已予惟小子

節

予惟小子承歷服之大臨弗康之民惴惴焉恐不能盡人  
事以保天命若涉淵水然懼不克濟也予惟往求所以濟  
之之道耳其道何如蓋國家典章法度所以迪民康者僭  
亂之臣竊據土宇王法當討予將前人所貢飾者敷布脩  
明平其僭亂復其土宇使武王膺天明命肇造基業以遺  
後人者增益而開大之若此者正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

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割裂我基業威何法紀正天之威  
所當用者予曷敢閉抑天所降之威用而不行討乎不閉  
威用庶基業擴而大功真能不忘矣敷賁二句串不忘句  
緊頂三句泛論討叛意不敢句方指伐武庚不閉威用正  
是敷賁不忘大功句是一篇大關目

寧王遺我

節

此將言伐殷卜吉之事而先言卜吉之驗以見其不可違  
也傳人之意必資介紹龜以傳天之意如介紹然故曰紹  
天明明者吉凶之理昭然也推寧王遺龜之意如此武  
王初崩時卽以遺龜卜時事而龜之命卽有此兆也西土



指鎬京東方叛亂爲京師之大難故曰有大艱于西土西  
土之人有從征之役亦騷擾奔命故曰不靜不靜卽大艱  
非二也越茲蠡則所謂有大艱不靜者果驗矣大艱不靖  
旣驗于今則今日卜伐武庚之吉豈不驗于後乎

殷小腆

節

此正越茲蠡也武庚以殷餘小厚之國大敢紀其旣亡之  
緒是雖天降威于殷欲使殄滅無遺育然亦知我國有三  
叔疵隙民心因之不安故敢曰我將復殷祚而反鄙我周  
邦也鄙下加邑字訓之非是武王殺祿父之父祿父將爲  
父報讐使其事成豈肯復封周後錫之邑乎鄙是鄙薄輕

易之意孔疏所謂無狀也

武庚一名祿父

今蠡今翼日

節

今蠡緊承上節得人得天不平重卜吉上十夫是民之賢  
者非十亂也武庚方蠡于今日十夫卽來于明日言其速  
也救撫也寧安也武圖功武王所圖之功卽上不忘大功  
之功就伐武庚說蔡傳訓武爲繼日記非之謂寧武卽寧  
王寧考之稱良是林氏直作撫安武王所圖之功却爽妥  
大事休決伐武庚必勝也何以知之以卜三龜并吉也大  
艱不靖兆已驗于前則伐商必克卜豈爽于後哉

肆予告我有邦君

節



舉往日以下吉告臣見已不敢違卜也邦君一頃尹氏一頃廢士一頃御事是總尹氏廢士而言大意云今日東征之舉非嘗試而漫爲之也予已得吉卜天命昭示不可違背予惟以爾廢邦之衆往伐殷逋亡播遷之臣必使元兇可除東國底定然後可以承天意而續武功也

爾廢邦君

節

以下相告欲其從卜往征而不意廢邦及廢士御事之異心也無不復我曰事或出于輕易禍或起于他人猶可征也今以事勢論勞師動衆而事之成敗尚未可知何其艱也伐暴除凶而邦之安危于此焉係何其大也且以理勢

論民之不靖雖由武庚亦惟在王之宮邦君之室王宮指成王邦君室指三叔三叔王室之懿親也釁起于家庭而行兵于邈遠固已舛矣此予小子及父老之敬事者皆謂不可征也王曷不違卜而不征乎○雖有事勢理勢兩意還重艱大一邊故下文亦只破其艱大句反覆數語皆爲違卜而設

肆予冲人永思艱

節

此節破艱大之說也以已不能辭艱大之責引起臣當分艱大之責責已正所以責臣也不可對言今日之事予亦以其艱大而永思之矣但四國信然蠢動兵戈所及害及



鰥寡真可哀哉人窮則當造哲以廸民康可以艱大阻耶  
我之所爲皆天所役使遺大投艱天之責備于我如此以  
我承天甘任其勞固不自憂以人臣義在報國勤王當安  
我曰事雖艱大何足憂哉當分君之憂而其憂之相與戡  
定禍亂以成乃寧考安天下之功可也成字要看蓋武庚  
之叛亂未除則寧考之圖功未成所恃群臣協力贊而成  
之此正大義所在而反以艱大沮撓其有愧于十夫殺寧  
之志多矣毋乃非義乎

已予惟小子

節

此破其違卜之說也卜代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其

敢替乎所以不敢替者昔天眷武王興我小邦周亦惟稽  
之于卜襲于休祥知戎商之必克故能安受此天命也豈  
但先王今天相佑小民使之趨吉避凶况亦惟于卜是自  
先王以及小民俱不廢卜而今日獨可廢卜乎因嘆息曰  
卜伐武庚而吉是天之明威赫然欲加之武庚者天豈無  
意哉正以無疆歷服丕丕之基也武庚不靖丕基危矣示  
之吉卜用壯我討叛之志堅我克敵之謀輔成我不丕基  
業以延之于無窮耳曾是而可違乎明畏二字連讀所謂  
天明威也解作天明可畏覺多一層

王曰爾惟舊人

節



此破考翼不可征之說也歷舉天意以見已不可不終武功之意曰爾考翼之臣大能遠省前日代殷之事爾豈不知寧王創業若此之勤勞哉知其勤則當終其業而况天意之有在乎方今四國蠢動國步多艱教化否塞而不通事勢艱難而不易天實所以警動我使我削平僭亂由多難以興邦固我成功之所在也天心仁愛如此予曷敢不極卒武王所圖弔民伐罪之事轉否爲通轉艱爲易乎故予于友邦君大化其固滯之習誘之以從征之美也不特此也天子冥冥之中輔我以誠信之辭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代天言也天心輔助如此予曷敢不使前寧人所圖

永清大定之功而終之乎然天意又不特閱愍我悲忱我也天亦惟用四國蠢動勤勞我民必速殄滅之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天之愛民又如此予曷敢不順天心除民之害于前寧人補君受命之休而畢之乎歷觀天意武功在所當終明甚爾舊人與寧人同功一體者將何以自解乎○卒終畢直指伐武庚說前言寧王後兩言寧人正是愧舊人之意

王曰若昔朕其逝

節

豈特天意所在前功當終卽人事亦有當然者思一身之負荷又思王業之艱難日切一日故曰艱日思卽上文永



思艱意若考作室四句以作室喻先業當終厥父舊三句以耕田喻先業當終不必入正意正意入在弗棄基之下謹極明貼以底法蓄喻武王開國以堂播喻今日之討叛以構穫喻後日之守成今日正如堂纔定基稼未降種若不能討平四國以終武王立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穫以延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然則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徃伐武庚以撫存武王之大命爲肯構肯穫弗棄基之子乎

若兄考乃有友

節

我有子道固當終乎武功爾有臣道尤當急乎民患何也武王之治天下樹之藩屏而四國皆其友邦綏厥兆民而百姓皆其赤子自武王臨之猶諸父兄自群臣事之猶之民養也今四國蠢動害及鰥寡若爲兄考者有友攻伐其子爲民養者當急急救之豈可反勸人不去救援乎四國害武王之民成王欲興兵致討而乃沮成王不行是勸弗救也傳云勸四國來伐非是豈有勸來攻伐之理或云憚于征役坐視其患雖無勸之心是亦勸之終爲曲說

王曰嗚呼肆哉

節

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違下憚征也天下之事成



尚書明言 卷一  
于勇而阻于畏故欲其肆哉紂以昏德濁亂天下武王伐之滌其穢而開其昏故曰爽邦明哲之士指十亂非民獻十夫迪知者知得又行得也帝命兼福善禍淫悲忱專指輔武王說十人蹈履至到心與天通能知禍福于幾先并知輔周之誠如式教用休之意或以迪知着亡商一邊悲忱着興周一邊不從易變易也卽違越意法是奉天討罪之法不憚從征便是罔易昔從今違兩相形說矧字重看降戾就武王死說艱人首難之人謂武庚也厥室謂三叔也奸人首難家室相攻至爲迫近視武王時事勢何如爾乃欲我違卜勿征是易法也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

矣何其前之肆今之畏耶天命主卜吉說

子永念曰

節

我所以必奉天命者何也我長念曰武庚不叛則天之欲亡者紂而已武庚不安其分誕敢紀其敘乃知天之喪殷若稽夫然不盡除之不已也我何敢不終朕畝乎終畝者若旣勤敷留寧王開其始而除惡務本在我成其終也然天使我終畝豈徒休于前寧王已哉亦惟休于前寧人耳蓋寧王之功乃寧人輔以成之武庚不靖其美不全故能終畝而寧人輔君勸亂之功久而彌光是爲全美也

子曷其極卜

節



尚書卷之七  
東征以上用已所以從卜之意下申言卜所以當從之故  
大事以入謀爲本我何敢盡用卜敢不從爾弗征之言然  
終不從者以先王疆土皆寧人之所輔成在所當率也率  
循寧人之功當指定先王之疆土疆土爲他人所竊據寧  
人之功安在哉率是克紹之意疆土歷服也指卽詩者定  
厥功之耆伐武庚所以指疆土也東征之意爲指疆土卜  
而不吉猶將伐之矧今卜并吉可不往征乎故朕大以爾  
東征必伐武庚天命斷然不差何以念之卜之所陳其兆  
大吉惟若此矣以天命人事相形說與首節相應

微子之

孔氏曰稱其本爵以名篇不曰宋公曰微子示不  
臣也成王旣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爲殷後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節

成王封微子爲殷後命之曰崇先王之德象以後嗣之賢  
此古制也稽考古制成湯爲有德之君則尊崇而奉祀之  
爾象成湯之賢則命之以主祀焉是豈徒哉我周革命商  
之禮物不可復行矣然不可使無徵也命汝統承先王修  
其典禮修其文物以備一王之法焉我周受命商之孫子  
侯服于周矣然與臣屬不同也命汝作賓王家有祀膺焉  
有喪拜焉以別一王之後焉禮物昭垂後祀尊顯正以崇  
成湯之德而事述先王寵異百辟非爾之賢又何足以當



之不寧惟是我周文謨武烈定一代之章程文昭武穆垂  
萬年之令緒其休固無窮矣汝惟修明禮物使一王之法  
與周道而並隆作賓王家使一代之後與周祚而並美周  
之典章不替商之禮物亦不替周之運祚無窮商之賓遇  
亦無窮所云咸休者不一再世而止也象賢之典不徒及  
于汝身崇德之報且得流于奕世此裕後之美于汝有深  
望焉○崇德象賢句作一頭統承三句示以爲後之事與  
國二句期以垂後之美稽古中先泛入崇德象賢意下文  
崇德象賢句竟着成湯微子身上說象只是克肖之意呂  
氏謂象其形容長存而不泯不必從統承修禮物是一事

作賓是一事不必又以統承句作一項咸休二句一連俱  
是大槩說不作勉詞戒勉意在欽哉節統是國統承者延  
長不絕也禮以辨等威卽禮樂制度之謂物以彰物乎卽  
車旗服色之類虞書五禮五器是也修者輯而存之雖不  
行亦不使湮沒也作賓以客禮遇之雖不敵君亦不在臣  
屬也有祀膳謂天子祭祀致之胙有喪拜謂天子有喪宋  
國來弔則拜謝之咸休無窮承上兩項而期望之詞不指  
祿位說○汪云修其禮物二句一氣串作賓王家在修禮  
物上見宋王者後自正朔而下得用天子舊儀此作賓之  
體也備之



鳴呼乃祖成湯

節

舉成湯之盛德見其當崇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聖者聰明睿智無所不通也廣者周徧廣濶溥博如天也淵者靜深不測淵泉如淵也俱就心說惟德極其盛是以流出作用可大而可久天眷以下正見其德盛非以效言也舊以得天安民濟時裕後四平開說近云皇天眷佑二句不重起下撫民除虐意功卽除其邪虐之功效亦德也功德不平倒重德垂後裔句後裔指微子也講不宜太泛如云啓賢君子六七而猶足以衍克孝之心傳貽載祀于六百而又有以肇肅雍之家法玩章旨倒重後裔良是且

安民卽是濟時何得分作兩樣

爾惟踐修厥猷

節

此節言微子象賢而命之主祀也厥猷卽齊聖廣淵之猷躬行曰踐不廢曰脩令聞卽踐脩之令聞恪慎二句是踐脩厥猷之實所以舊有令聞政見微子象賢處恪慎以心言肅恭以事言肅恭卽從恪慎流出者玩克孝二句則神人宜指乃祖講中要得委曲存祀意如云祇承七世之廟而無所不致其肅敬延六百之祚而無所不致其恭蓋以其克孝之純心而見之爲肅恭之寔行將與懋敬者同其心源恤祀者同其行事矣非踐脩厥行而何二句須一直



說爲是肅恭不專祭祀言觀註抱祭器歸周二句可見獨  
言祖考者爲微子奉事而發也予嘉乃德四句是極贊其  
德之美乃德卽克孝肅恭之德曰篤不忘者言微子孝敬  
流通不以盛衰改節忠誠懇至不以存亡易心雖淪喪顛  
隳之日猶不少變也此正是嘉他處上帝二字緊承說皆  
是未然之辭商家淪喪之後上帝豈復歆下民豈復祇惟  
其德合天理當人心以之對帝帝時歆以之對民民祇協  
可見享帝享親治民事神無二理未有德足享親不足享  
帝德足事神不足治民者尹茲東夏重奉祀上所謂象賢  
也

欽哉往敷乃訓

節

崇德象賢固我周之厚典而奉公修職實殷祀之令圖爾  
其敬之無忘恪慎肅恭之心哉徃徃東夏也乃訓指綱常  
倫理服謂上公九章命謂上公九命宋王者之後得用天  
子之禮樂于先王之廟慮其僭擬故戒之敷乃訓則謹常  
道以正民慎典常則謹名分以正已皆承敬字來典常卽  
服命之典常以字貫下八句舊云上下八句每句相對而  
下節更深一步亦不必然蕃王室者教化體統相爲維持  
而王畿固也弘烈祖者綏猷克忠兩相效法而祖德光也  
烈祖只指成湯弘者闡揚而光大之也律有民者教以淑



民心禮以定民志作東夏之儀刑也永綏位者宜民以受  
祿守典以承休保上公之封爵也不寧惟是蕃屏王室則  
王化之敷王度之飭所以輔予一人之不逮也光大烈祖  
則定保之謨燕翼之謀世世子孫得憑籍焉所以裕後昆  
也教化立典常明有民作範豈不可爲百辟之師表乎民  
功可庸嫌微能謹長免瑕歿非王家眷顧之隆能至是乎  
所謂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者若此○愚謂慎服命與敷訓  
不可平欲其以綱常論理訓民而先自爲僭逼可乎慎服  
命正所以敷訓也

嗚呼往哉惟休

節

此飭遣就國之詞敷訓慎典之道自成王誥之爲命自微  
子行之爲政惟休美其政則上之命不托之空言故曰無  
替命指敷訓率典而通節之意該之矣

康誥

武王誥康叔之書其次序當在金縢之前稱成王之書  
者非是通篇以明德慎罰四字爲綱領章旨傳中甚明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孟長也位居方伯尊則諸侯之長生出同母親則天王之  
弟其年則少乃良心未泯之時封其名也歷呼而訓之

惟乃丕顯考文王節



此舉文王所以造周之本也不顯總明德慎罰之成而言  
不必講克字最重克明克慎要發出務崇務去之意德就  
用上說含愛民好士意罰含大戛率殺意蓋德者感化人  
心之本文王能務崇之自紀綱之布以至于教化之洽無  
一賢之不用無一民之不安也罰者防範人心之具文王  
能務去之自一刑之不濫以止于五刑之不用刑期無刑  
辟以止辟也明德則民慕之而入于德謹罰則民畏之而  
出于刑文王所以造周者如此○近說明德慎罰不平慎  
罰乃明德中事德就治民上看註務崇務去不必泥只就  
本文字大發揮洗滌本原而光昭于九有者明也謹守法  
度而不敢輕試者慎也此說良是

不敢侮鰥寡

節

此詳文王所以造周之實而本康叔得封之由也明德雖  
就發用上說須知在本源澄徹處流出不敢侮鰥寡玩不  
敢二字正是文王視民如傷之心宜在心上說庸庸祗祗  
威威俱承不敢侮句來威威雖涉慎罰然與庸祗並稱見  
命討一出于已無成心也不必分德罰爲兩事故註總以  
德著于民承之用字承上因德顯于民故化服人心而肇  
造王迹也區夏指本邦言一二邦指隣邦言西土指一方  
言厥邦厥民指天下之民言肇造區夏始爲西伯也友邦



修汝墳遵化江漢歸心也西土怙冒三分有二也厥邦時  
敘光于四方也大意文王之化以漸而廣俱指慕文王之  
德說不必用慎罰字面入講聞于上帝帝休者德之顯民  
處就是聞帝處所以上帝用休也殪戎殷武王事而歸之  
文王者造周實始文王耳乃寡兄勗正言已德不及文王  
而勉修其事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引起下祗適之意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 節

今民二字貫至末近述遠稽皆法其明德以治民也民指  
衛德言不必拘定不侮云云衣德言卽是繼所聞家庭之  
間文王之德言必聞之熟矣空聞于耳不能服行于身大

失殷民之望矣故欲其繼所聞而服行也祗適紹聞不過  
家庭間耳未廣也商賢聖之君六七作其保乂殷民皆有  
成法商家耆老成人其化導殷民皆有成訓于紹聞之外  
又當廣而求之以殷先王之乂民者乂民又大而遠思之  
以商耆老之處心者處心而知所以訓民可也商王耆老  
開說不專指成湯伊尹訓民必有條教以古人之條教深  
思而自得之以宅心自然訓誨有方不迷于所往矣宅心  
知訓一直說敷求遠惟猶近代耳亦未廣也此外又當別  
而求之古先哲王如堯舜禹嘉言懿行可益吾之聞而資  
吾之由者甚多求聞而由之以康保其民欽明文明臻時



尚書明言  
卷一  
雍風動之休懋德祇德成文命四敷之化用其道以安保  
其民可也聞由亦一直說祇邇不已而敷求敷求不已而  
遠惟遠惟不已而別求一步深一步所謂博學也俱重明  
德上治民帶說弘于天根近述遠稽來天字卽指心言曰  
弘者會衆理于一原而聖君賢相之德無不該也若德句  
承弘于天說言明德旣積于中德輝自動于外凡帝王之  
治道君相之事業皆將出身加民而無不裕也弘所謂資  
之深裕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不廢王命者武王命康叔  
惟欲其明德治民今能如是則有以尊王之命而不廢矣  
是期之之詞

王曰嗚呼小子封

節

此言小民之難保甚于天命之可畏見不可不法古人明  
德以治民也痲痺乃身當云民之疾痛在汝身上若用一  
如字便視身與民爲二矣敬哉舍一節意在內天畏三句  
推當敬之意往盡三句則所以敬也天民不平天命去就  
無常雖甚可畏而誠則輔之我可必也若小民之情雖大  
可見而情欲難遂未易保也所以知其病體其情惟在上  
之盡心耳汝往之國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  
盡心者察仇民之情僞防叵測于隱微不必以近述遠稽  
填入我聞以下見不可不盡心也能順民情曰惠不必解



作順理須云致怨不在事之大亦不在事之小若當順民情而不順當勉行而不勉行皆致怨之道也如此說方與上兩在字有着落非兩可之說也林氏至此說宜從

已汝惟小子乃服 節

此欲其明德以新民也明明德和保殷民此王之心也殷民未化而王之德意不弘矣今汝之事當宣布王之德意勿使雍遏以和保殷民消其強梗導之向化和之所以保之也和保則王化不壅若推而廣之故曰弘王若此者豈但自盡臣職亦惟助王也殷民化否天命之去畱關焉殷民不靖天命或搖汝能應保則我所受之天命凝固而安定而君師之責盡矣作新民者鼓舞振作滌舊染之污歸于潔清之域也新民只指殷民小註以天下之民說非也此句乃倒裝文法其命惟新由于民德之新也新民乃能宅命申說爲是自康叔曰應保臣職也自武王曰作新君道也助王云者臣職盡而君道光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 節

此下十二節皆言慎罰作新民在德而人之趨向不齊罰亦不可廢故以敬明告之乃字指康叔人有乃有二有字活言人之所犯其中或有如此者蓋舉用法之權衡不膠于故常所謂敬明也罪小而情非過誤乃故爲亂常之事



用意如此罪雖小而情可惡乃不可不殺有罪大而情非故犯乃惟責自己誤也或災爲人累也偶爾如此且盡自稱道極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其情可矜時乃不可殺罪輕情重者在所必刑則情罪俱重者可知罪重情輕者在所必赦則情罪俱輕者可知舉權變之法以包經常之法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

節

有敘者式爾偶爾犯有重輕或取或舍法從權變其次敘截然不可紊也只指上二條好說然自足以該三千條矣若指三千條則有疾二段說不去了明者無差爽也服者

無遺憾也惟明故服刑旣服人民豈有不化哉勅者戒其惡懋和者勉于善一直說若有疾承惟終一邊開釋無辜是以去疾之心去惡也如保赤子承非終一邊開釋無辜是以保子之心保善也畢棄咎者遷善遠罪而出乎刑有戒飭意康又者革心向化而安于善有和順意去疾保子所謂大明服棄咎康又所謂勅懋和也林氏曰若有疾若保子皆出于中心之誠陳氏曰去惡如去疾則鍼砭無所不至保善如保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保善二字活看保可原者非必善人入于刑而保之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

節



此戒刑殺不可徇已刑殺刑之大者劓刑刑之小者皆天所以討有罪非汝封之權故兼舉以戒之非汝封是論其理無或謂不可萬一有此也

王曰外事

節

此欲其以殷法治殷民也殷法講于商先王其輕重取舍井井有倫殷民素所服習乃後世用刑之準也汝居殷之墟治殷之民于外所行刑罰之事但當陳列殷法懸諸象魏使有司刑罰人一師此殷法之有倫者用之不必更別立教條也刑書相因則有司知所守而殷民亦無所駭矣時字卽指殷臬卽有倫之法倒言之耳臬門之限故借爲

法愚按外事照呂氏衛國之事爲外事王朝之事爲內事說但不必云康叔爲王朝司寇又周監二代刑書豈無損益殷法雖善今昔豈皆盡宜孔疏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兼用其有理者此言可玩

又曰要囚

要節

上言用法當準乎殷包大小而言此擗言法之大者當審于已也要囚是死罪如今云要繫囚犯是也五六日至十日三月言服念之久也爲囚求生可鑿者固生之矣情法卒不可生則亦難曲宥也斷以殷之常法死者與我固可以無憾矣或不蔽兼取舍言非是服念者念其或肯或



災或鞫者之錯

王曰汝陳時臬事

節

汝陳句申外事節罰敝句申要囚節言于外事陳列殷法之故事矣于要囚大斷以殷之常法矣然猶慮其泥古故曰用其義刑義殺欲其不失乎先王之法而無拂乎天下之公也然猶慮其徇已故曰勿庸以次汝封欲其仰稽乎天討之公而不任乎一人之私也乃汝盡遜則陳臬丕蔽之時無泥古徇已之失而有趨時順理之善向之所謂有敘者真能大明服矣然猶慮其有矜喜之心故以未有遜事戒之欲其視已順若未順常懷泥古徇已之憂也用其

義刑二句是戒之于未用之先乃汝盡遜二句是戒之于既用之後用字作察字看未使用也惟曰句就心上自忖非對人言也

已汝惟小子

節

此發其良心以起下三節所謂用罰之本也不必言年少故心善只云年雖少而心獨善愷悌溫良慈祥惻怛冠于列侯是武王平昔默窺之者也言心包得德字朕心朕德猶云朕心之德不可兩平德即具于心者有不忍之心必以好生爲德惟乃知諒其以心契心也

凡民自得罪

節



此泛舉一端以爲例見用罰必加此等人乃爲當罪也自得罪自作之孽非人陷之也歸重罔弗愆見衆惡之難赦也此等人不待教而誅

王曰封元惡大愆

節

此嚴之民也寇攘姦究爲大惡固大可惡矧不孝不友者哉矧字舊說俱云滅人之倫比殺人取貨更重此就殷邦言之則可蓋殷俗久染紂惡滅倫傷化刑亂國固當用重典也若論常法國門之寇不待教而誅不孝不友罪當輕于盜殺教不率而後誅豈可一槩論哉曰文王作罰此必在殷彝之外有創立之條如孝經所云五刑之屬三千而

罪莫大于不孝云爾要活看于不祇服厥父事孔云于不能敬身服行父道怠棄其業非只是不善事之說傷父心故父乃惡子兄弟之序尊卑顯然天道也弟不念天明之序不敬其兄故兄不念父母鞠養之勞不友于弟父子兄弟相夷相戒至于如此故必速由文王所作之罰刑此不孝不友之人不可赦也刑謂誅之刑子弟不及父兄

不率大愆

節

此嚴之臣也不率指不孝不友教之不率大寘之法矧臣之不忠者哉外指衛國之臣貫至諸節庶子以訓人爲職乃風化所係庶官之長乃紀綱所關小臣有符節乃職掌



所在皆有教民之責者乃別播條教以造民大譽不以君  
爲意不用君之法以病君是乃長惡于民也引字要發臣  
不守君法則民必不率臣教是民俗之惡乃臣引之也義  
刑率殺文王威所當威其刑必合于義也別立教條必是  
行法從寬苟且姑息故可造奢從寬則不孝不友者益無  
忌憚故爲引惡惟不念故不庸惟不庸故病君二句相連  
說君指康叔符節印信之類非旌節也別播謂外所陳之  
臬并有倫之罰

亦惟君惟長

節

此嚴之康叔也亦字承上文而言蓋臣之造奢瘵君者固

當繩之以法而康叔一身又臣民之視效也不能貫至外  
正不能厥家人言不能以孝友齊其身不能小臣外正言  
不能以忠義訓其臣惟威惟虐正與上句相形言不能如  
彼而惟事乎此也大放王命承上三句蓋武王命康叔慎  
罰是欲以德爲治而務去之之謂也今康叔如此則是大  
廢棄王命而欲以非德用治矣又何以責其臣哉

汝亦罔不克敬典

節

此言謹罰之終而以文王之心示之標準也典者文王所  
講畫之常法如作罰茲義是也汝于用罰之時罔不能敬  
而守之然欲守文王之法須得文王之心于此常法之中



而求寬民之道裕云者典以弼教欲民知所趨避而從容  
得自舒展非迫而凌之使手足無所措也此刑罰中之美  
意惟文王之敬忌耳敬者不忽視民如傷不侮鰥寡文王  
之敬也忌者不敢庶獄罔知咎惡不務文王之忌也以文  
王之敬忌爲準的望而趨之乃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于  
文王乎我惟有及是恐其不及而期企及之也乃願望之  
詞非誇張之詞憚者祇適有終王命不廢真能君能長而  
以德用又者矣一人豈不慰焉○敬字人都能說惟忌字  
最妙忌者畏憚不敢粘手之意以此操心法不期其允而  
允矣莫中江曰敬典之敬實兼敬忌二字之意

王曰封爽惟民

節

此武王自嚴以勵康叔欲其以德用罰也元惡大憝不率  
大戛固當治之以罰矣我明思之罰非所恃以爲治者惟  
當道之以德使之歸于禮義安于孝友而有吉康之美可  
也時講此處補不從然後用刑意似太拘泥言殷先哲王  
不及文王諸君舉此以見彼也蓋殷先哲王如子惠如祇  
懼如嘉靖如保惠皆導民以吉康者我惟取法其德用以  
安治其民而與之相等匹若刑則在所緩也我時至作求  
一氣說矧民又易化特無導之者耳有以導之無有不從  
者倘專恃刑罰蔑棄德教則雖法制紛紛不過殘民之具



耳豈得爲政哉○真西山曰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言  
今之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

王曰封予惟不可 節

此申上節監是監殷先哲王卽上文康又作求之意或謂  
監文王非是德之說于罰之行陳氏曰告汝以德之說于  
罰行之時甚明妥或云告汝以德導民之說及其不從則  
于罰之行非是德之說卽迪吉康是也民不靖以下推所  
以不可不監之意言以德化民殷先王所已行也予惟上  
宅天命下作新民固不可不監矣以汝同有應保之責而  
能知朕心之德者故告汝以用德之誨于用罰之先蓋欲

與汝而共監也然所以當監者何哉殷民蠢動不靖爲人  
上者未能止其心之疾狠迪之雖屢未能同于殷王之治  
我明思之天其罰殛我其何敢怨焉惟民之罪不在大亦  
不在多苟有少小之罪卽在上人之身况曰庶群腥穢之  
德其尚顯聞于天平罪大且多如此非予之辜而誰辜故  
不敢怨而惟古之監也迪卽迪吉康之迪未同應作求說

王曰嗚呼封敬哉 節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敬哉作一頭下文正所以敬之  
者無作怨二句不用罰也蔽時忱六句純用德也怨與非  
謀非藝直指刑說刑以殘民可怨之事也刑尚威嚴非善



之謀也俾我一日非常之法也三平講不可以下句爲上句之實蔽字是斷然不疑之意謂斷以是心之誠而確有定見以大法古人之敏德也敏德是文考殷王商者以及古先哲王丕則卽近述遠稽意用康四句緊承丕則句來用字貫下三句蓋化民本于心由于德而運于謀康乃心者此心安然于古人所敏之德非勉強也顧乃德者將古人之德來省己之德果作求與否必期等匹也遠乃猷者以敏德治民則謀慮深遠非操切之計求快目前也三句俱切化民講裕字承康心三意不必落下一層以刑爲治則急迫以德爲治則寬裕純用德化刑罰不試以待民之自安故曰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者心一不忍之心德一好生之德謀一長遠之謀何瑕疵可指是能盡臣職不廢王命予一人方以懌何至棄絕哉○遠乃猷奠中江曰懷永圖以壽國脉于無疆○裕乃以民寧杜靜臺曰裕卽乃由裕民之裕寧卽吉康此不用罰而用德之極功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 節

此節以天命結之上天之命予奪無常汝念之哉母使我殄絕汝所享之國土也殄享繫帶念哉念字孔云念不常服命乃服受明德慎罰之誥命非微子篇之服命也明服命二句一氣說高聽尊其所聞勿卑忽之也用我命以安



治其民入于德之中出于罰之外則民安矣民安則天命亦安而不常者可以常矣何殄享之有

王若曰徃哉封

節

此節以殷民結之明德慎罰乃汝所當敬之常法朕之告汝詳矣當勿替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告汝者而服行之德必務崇罰必務去乃能以殷民世享其國也殷民實閑于天命天民不宜平

酒誥

此篇以首句爲綱妹土二節正武王之大命而欲康叔明之妹邦者穆考四節先述文王毖酒之教以引起之

廸畏三節敘湯之所以興酬身節敘紂之所以亡水監二節維已監紂而望康叔之毖于酒末四節則舉臣民中之不率教者欲各有以處之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大命者武王毖酒之命後妹土嗣股肱庶士有正二節是也毖酒之命何以稱大民爲農爲商以勤事而盡孝養之道臣羞耆羞祀以盡職而爲元德之忠豈不大乎明云者如近遵文考之誥毖遠監有商之興亡皆所以發明一人之旨意而令人曉然知所守也何以明之妹邦妹邦紂所都也商紂酗酒其下化之而妹邦尤甚康叔所封適在于



此故武王作書告戒之也按孔氏曰妹地紂所都在朝歌以北

乃穆考文王

節

此下四節述文王誥庶臣民之言西土庶邦猶誥庶之况妹邦而可不愆乎穆者文王世次肇國西土始爲方伯也庶邦庶士少正御事皆西土之人本國鄰國皆在其中或以上爲一方下爲本邦者非是此言臣已包得民了孔氏曰庶邦衆多國君庶士朝臣也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官之副貳御事治事者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曰庶邦庶士少正御事無人不誥也曰朝夕無時不誥也祀茲酒猶云祭祀

之時灌地降神纔用此酒非飲福之說與下文無彛酒不同惟天二句又推造酒之由以明祀茲酒之意酒固用之以事神而人可用之以自奉乎俞氏曰言天只爲元祀設酒不爲飲晏之具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曰元祀非用酒以大之也儀狄杜康古人造酒何與于天人之所爲天所使也

天降威

節

後人失上天降命之本意自飲而不知節天于是乎降之以威凡我民之大亂喪德內昏其心志外失其威儀亦無非是酒做出這般亂行及小大邦用喪社稷不保身家覆



滅亦無非是酒招得這般罪過酒禍之烈如此可不戒哉  
飲酒得禍曰天威者天理不在人心外也

文王誥教小子

節

上誥庶邦小子已在其中此又專舉以誥之以其血氣未  
定尤易縱酒故也上二句兼本國他國說越庶國句根本  
國來上言正事下言庶國交互以見義也分上爲本國下  
爲庶國者非是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有官守卽  
有職業不宜分作兩樣亦非未居官任事而待將來之說  
無彝者思降命之原畏喪德之禍而不敢也非所當飲而  
飲之便是彝了非必長夜沉酣爲彝也然常飲固不可絕

飲亦不能越庶國之小子飲惟祀耳祀之時有旅酬之禮  
有饗尸之燕于此時飲所以歆神賜也非此時而飲則爲  
常而不可矣然時雖可飲亦當有節以德將之無至于醉  
茅鹿門曰德將只是獻酬升降雍容有禮此說非也德將  
是正其心養其氣中有所主而惕然常自警省故不爲麴  
藥所迷豈進退有禮之謂哉○蘇氏曰溺酒則瘵官曠職  
故不可彝酒曰無彝酒見飲之有時而不可常飲曰德將  
見飲之有節而不可以過飲○上祀茲酒用以裸獻此飲  
惟祀用以飲福不同

惟曰我民迪小子

節



此文王誥西土民之小子也上三句述其祖父之彛訓下三句勉其子孫之能守土物稼穡是也惟土物愛惜欲專心于農也無外慕正發惟字有無暇飲酒意薛氏以不糜穀爲酒爲愛土物非是心臧者情民不愛土物遂有他慕而放縱淫僻無所不至惟土物是愛則非僻之念消而孝親敬長之念油然而生矣蓋勞則思思則善心生也故厥心臧或以不酒酒爲臧未盡聰聽者聽之審也彛訓謂訓本于常理美之也時說謂常常訓之義淺小大二句一氣說小德指謹酒大德指倫常當時飲酒者其始必曰無關於大故殊不知忽小而不戒必至于縱而不已至于喪德喪邦豈小失乎小德大德爾小子一以視之可也莫爲細行不謹累其大德也一視正其聰聽處日記以小大德俱在飲酒上說則于一字說不去了不必從

妹土嗣爾股肱

節

此節武王慰民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也妹土之民又染沉酣之俗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又矣今當嗣續爾股肱之力大治黍稷之事用耕作之所得者而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于貿易牽車牛載貨物遠事商賈以經營之所得者孝養其父母有子如此何慶如之慶承農商兩邊說來慶者飽食煖衣樂子之養也耕田貿易遷樂子之肖



也兼二意當此承懽之時燕樂于一堂之上雖洗以致其  
潔腆以致其厚又何過哉益能得親之心固可以遂已之  
樂而其飲必自有節矣○嗣是不休歇之意純不是大是  
專一力田之意奔走在奉養上說對孝養看非代勞也只  
重父母厥長字帶言耳非互文見意也農商孔氏作一人  
言力于農而以餘力兼商肇字訓始字言農事畢始去經  
商王損菴云古人雖重本抑末然四民豈容缺一且商賈  
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兼舉之而意重農耳

庶士有正

節

此武王愆臣之大命欲康叔明之妹邦也爾庶士之有官  
守者及庶官之長者之數君子當常聽我愆酒之教不可  
忘也朕愆何如養老者君之命也于國老養之上庠于庶  
老養之下庠或執爵執漿或割牲奉俎大能養老一如君  
之命焉當此鄉飲之時有勸酬之禮爾于是主賓交錯以  
洽其情雖飲食醉飽亦何傷也不特此也又大思曰臣職  
莫大于事神事神一本于中德爾能常常反觀于身內省  
于心凡有所動作悉稽合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  
則德全而可以交于神明矣由是禮有所當祀爾庶几爲  
能進其饋祀以事神焉當對越之時有飲福之禮爾于是  
亦可以歆神之賜自慰而用燕樂也夫耆老當前神明在



上則雖飲也豈有縱酒自恣者乎養老事神皆王事也王之望臣正欲其職業勤修勵精無懈有臣者若此信惟王治事之臣矣臣職既盡天眷斯隆茲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保守祿位永不忘在王家矣天心眷而君顧長小大邦不喪咸由茲酒朕教可以不典聽哉○君子二字貫上兩樣人前羞字訓養後羞字訓進不可混惟君屬上句養老君之盛典承君之命而行之故曰惟君或以惟君屬下句者未妥醉飽字不必太拘詩云懨懨夜飲不醉無歸志歡洽也觀屬身省屬心作而稽中德作動也念慮作之初營爲作之著皆就發動處說神指外神孔氏指祖考不從介字傳訓助又轉而訓副或又訓大副者云祭而裸獻爲正祭畢而飲福燕毛爲副愚意只是慰悅之意大是孔疏之說未妥兩言克者羞考不徒飲食之文實能盡尚齒之道也羞祀不徒牲帛之具實能致對越之忱也未兩茲字承正事之臣蓋盡職乃能得天而王家不忘正是天若處不忘王家更拓開一步不粘養老事神王事多端豈止兩件謂之元德者理欲介嚴無過不及非大德而何

王曰封我西土

節

此言文王茲酒之教爲甚大通節一氣說兩克字相應邦君庶邦也御事卽庶士少正御事也小子卽有正有事之



小子也。棐徂言輔佐文王于往日也。文王教祀茲酒三節是也。克用者思降命之天懼降威之禍喪德喪邦之必飭而無彝無醉之是遵也。不厚于酒是以內則職業修舉外則俗化淳美馨香發聞皇天眷之故我至于今得以籍其餘蔭受殷之命以有天下也。西土之臣用文王教至于仰聞天命則妹邦之臣用武王教豈不足以保有祿位哉。○不厚于酒不但不喫酒而已中間有所事事。

王曰封我聞惟曰 節

殷先王以毖酒而興殷王受以酒酒而亡周受殷命衛居殷墟故舉殷代之與亡爲監戒。

此言殷先王以不酒酒而興也。王曰封我聞前人說道在昔殷先哲王成湯以上天之明命顯赫操則存舍則亡至爲可畏則兢兢然畏之而見之于行不敢少違乎帝則又以小民之難保撫則后而虐則仇亦至可畏則凜凜然畏之而見之于行不敢少拂乎民心其迪畏見于處已則聖敬日躋懋德建中恒其德而不爲外物所變其迪畏見于用人則克知宅俊旁求俊彥乘其哲而不爲小人所惑蓋德者天親民懷之本賢者事天治民之資兩者皆君道之要務湯能迺畏則其垂統善矣是以後代之爲君爲相者皆有所取法焉自成湯咸至于帝乙中間賢聖之君六七



作莫不世守家法上畏天命下顧民瘁以成就其君德一  
成湯經德之心也又莫不敬畏輔相以爲尊帝者在是保  
民者在是而敬禮崇信之不違一成湯秉哲之心也其繼  
世之御事大臣亦皆盡心輔翼而以責難爲恭責其君如  
先王之經德責其君如先王之秉哲蓋不以尋常待君而  
以聖哲期君其恭爲何如吾想其上下勤勵一刻自寬假  
一刻自安閑猶且不敢况曰其敢崇尚飲酒乎飲則廢時  
失事不止于暇飲則怠惰荒寧不止于逸彼之不敢而此  
烏乎敢乎不敢云者惕于喪德喪邦而有所忌憚也此惟  
湯之垂統者善故君相之盡道者多也○重湯之垂統也

後說廸就事畏就心畏而不廸則爲空畏矣經德秉哲皆  
兼天民言哲乃明哲之哲非賢哲之哲經有不可搖奪意  
秉者執之堅有不可淆惑意此正湯垂統之善處下文繼  
世君相皆根此來成王顧經德言德不恒則不成其爲王  
故曰成王畏相顧秉哲言不徒畏之而已中有委任意此  
句只指後王說不兼成湯御事亦只指後王之相恭恭以  
經德秉哲之事責其君以必能也二句皆要入天民意不  
敢自暇二句亦只就繼世君相說或欲只帶御事一邊玩  
口氣亦是須要隨題轉移

越在外服

節



此節繁承上文來言不特御事爲然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之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若庶官之正若官之副貳若服尊官之事若國中賜族命氏之家若不在位而退居里閭者合此內外之臣雖尊卑大小不一亦皆法成湯之廸畏以喪德喪邦皆由于酒而罔敢沉湎焉豈惟有所畏而不敢抑且有所勉而不暇朝乾夕惕惟日不足志有在而不暇及事有專而不暇爲也然其不暇者果何心哉惟欲上助君德益顯下助尹人祇辟益恭耳助德顯者內則善政善教之將順外則嘉謀嘉猷之入告君德之成就者若因諸臣之勉替而其光益著也助

祇辟者在內則紆其外顧之憂在外則分其內治之責尹人之有恭者又因諸臣之協恭而其敬益隆也其心之孜孜汲汲如此安得片時閒空去飲酒哉有商盛時君相群工均以敬畏爲心不湎于酒此其所以興也○越字只根御事來服事也內服外服內外治事之臣也侯甸男衛四服之諸侯伯又諸侯之長是兩等外服林氏作七等謂百僚御事之僚屬公卿大夫也蓋早于輔相尊于庶尹者庶尹衆官之長如酒正樂正之類亞次卿大夫之屬如周禮中大夫是也惟服受職服事之人如周禮下士府史之屬是也宗工是百官之尊者百姓是百官之著姓者所謂賜



姓命氏之家也里居致仕鄉居者也日記作五樣不必從不敢酒酒通內外服說惟字重看正是不暇處御事尹人皆相之別稱

我聞亦惟曰

節

此言紂以酒酒而亡也酣身與迪畏相反正紂惡之本喪德喪邦之根故命令不著于民爲酒所昏也所敬保及于可怨之事不肯改變爲酒所誤也非藝放縱于禮法之外也燕不是安當爲燕褻之義方于喪威儀爲切傳所引奇技淫巧酒池肉林之類是也乃逸縱逸也自息者言非人之所可息也雁說文心憂也蘇氏曰其心爲酒所使忿疾

強狠不復畏死真氏曰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水火可入白亦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無馨香之聞而惟民之怨氣庶群之穢氣上聞不亡何待民自速辜天乎何尤民指商之君臣貶之也傷心以上紂以沉酣不易失民心見不能迪畏小民下以荒腆不息逆天心見不能迪畏天顯

王曰封子不惟

節

言湯言受諄諄不一豈多言哉蓋欲以之爲監戒也水監二句是古語不可入湯紂而暗藏其意可也水能監人之妍媸而已與身之得失無與監之何益惟監先民則因彼之得可以知己之得聖哲之芳規吾可以自考而勉之因



彼之失可以知已之失狂愚之覆轍吾可以自省而改之  
此監有益與身心與水之徒監妍媸者不迥異乎今殷以  
酒酒墜命此失之昭然可監者我豈可不以殷之失大視  
之以爲戒以撫安斯時乎大者着力痛懲卽下文剛制之  
意

予惟曰汝訪恣

節

此欲康叔恣臣飲酒而本之身也言殷民之失我當監之  
以撫時而撫時之責舍子其誰今茲妹邦有殷之賢臣有  
鄰國之侯甸男衛諸侯汝當用力以戒勅之示之羞者則  
飲而不然者則力杜之示之羞祀則飲而不然者則力防

之謹酒之教不遺餘力可也然此猶遠者耳非爾所友也  
矧爾所友之臣若太史掌六典以佐王治以八法治官府  
以八則治都鄙若內史以八柄詔王馭位望處賓友之地  
朝夕有琢磨之功及其賢臣百僚大臣可不謹于酒乎然  
此猶所友也非爾所事也矧爾所事之臣服休論道講明  
治本于帷幄之中服采作事恢宏治體于佐理之際其職  
尊于酒尤當謹也可不訪恣之乎此猶所事者耳非爾所  
匹也矧有與相匹之臣而位居三卿之地若所父掌邦政  
統三軍而追逐違命使不爲梗農父掌邦教敷五典而順  
保萬民使相親睦宏父掌邦土安四民而定經界之法使



不得侵牟兼併其職尤尊于酒尤當謹也又可不劾愆之乎遠近卑尊均且劾愆矧汝一身尤遠近卑尊所視效者可不剛制于酒乎剛制者不爲悠游苟且之計直爲強毅果敢之斷仰探降命降威之原凜懷喪德喪邦之懼卽羞耇而飲猶若不敢醉飽者焉而敢崇飲乎卽饋祀而飲猶若無以自介者焉而敢荒腆乎身教端于上合遠邇卑尊而化于下則民又可知矣以是撫時孰能禦之哉○劾愆者申大命于人言教也剛制者躬大命于己身教也劾與剛皆是着力之意愆曰劾則言教非空文制曰剛則身教非虛套劾愆貫至定辟四矧字爲血脉一節嚴于一節也

中間數項人要分析得明殷獻臣凡賢臣之居于殷邦者侯甸男衛鄰服諸侯康叔所統者太史以下皆衛臣太史所掌者若政治若禮教若官屬祭祀內史所掌者若爵祿予奪生殺廢置是也文史之官以侍從獻納備顧問爲職君之所實友也再舉獻臣則賢臣之在衛國者

上獻散處殷墟此獻

專指衛國

百僚大臣泛言之獻臣百宗工是兩樣或謂獻臣之

爲百宗工者非是此蓋屬于二史者故列于友之末王氏虔曰服休以德爲事休德也作德曰休是也服采以事爲事采事也若予采是也尊禮重于所友故曰爾事三卿雖爲諸侯之卿然受命于天子列于六卿故與康叔爲偶非



其秩與康叔等也當時酒病甚深泛泛悠悠恐不濟事故  
欲剛制未要補苴民意

厥或告曰群飲

節

此節舊作民之不率教者說按武王大命只嗣爾股肱一  
節指民言餘俱說臣如言湯之所以興曰御事曰內服曰  
外服皆臣也言紂之亡曰庶群自酒皆臣也劫苴節若侯  
甸男衛二史三卿獻臣休采皆臣也此節承劫苴來玩文  
氣當指臣說蓋群臣苴之而不從尚有群飲者此不可不  
處也但大家世族恃勢抗命非康叔之所可誅其執歸周  
京以治之曰予其殺者恐告者情詞之未的犯者首從之

不同欲酌而殺之耳今經本文全無民字而蔡傳又云謀  
爲奸惡增本文之所無殊非敢直訂之莫中江亦曰武王  
苴酒之命于臣爲詳

又惟殷之迪諸臣

節

迪孔氏作蹈蔡傳作導孔訓爲是蹈染惡俗酒風難頓革  
或涵于酒非群飲之比且勿用拘執徑施殺戮三申法令  
姑且教之羞祀乃飲羞者乃飲不可常飲以至沉涵也此  
必斗酒獨酌不通人知故其情與群飲者殊科上文群飲  
是公然聚飲不怕人知所以情重

有斯明享

節



尚書明詩 卷七  
有斯不忘教辭也能盡養祀之職力革沉湎之風此便是  
王家正事之臣故明白以爵祿享之以示勸也如教而不  
改是怙終不悛與群飲何異故弗恤汝弗潔乃事同于殺  
也以示懲也

王曰封汝典聽

節

此又歸重康叔身上欲其愆臣以化民也朕愆指教臣之  
命言庶士有正節劫愆節迪諸臣二節皆是所謂導之以  
訓詞示之以賞罰也不必及通篇典聽欲康叔常常遵所  
聞也辯字諸說紛如蔡傳訓治字日記訓別字云辯別其  
從敬與否也更勝傳有云君必辯焉乃司有司也不別諸

臣之淑慝則民之酒酒不可禁矣又云酒戒不嚴于臣則  
酒禁不行于民蓋民之視効在于有司劫愆不嚴賞罰無  
典欲禁民酒酒孰從而聽之○古者酒三行而賓王百拜  
何至醉哉禹疎儀狄謂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糟丘酒池  
殷祚爲墟其言如券然後知酒誥之旨深也漢文戒酒醪  
糜穀漢景爲歲旱禁酤猶有古意至武權酒而酒遂終古  
不能禁矣

梓材

此篇乃兩書誤合爲一篇前四節乃武王告康叔之書  
後四節乃大臣告君之書總註已明不必備錄



王曰封以厥庶民 節

武王告康叔以治國之理此欲其通上下之情也上下之情貴于流通而患其間隔顧大家勢重天子位尊其情皆不易通所以通之有道焉大家視臣民爲向背臣民携貳何以相孚故欲巨室之服在以厥庶民暨厥臣達之視只猶吾子視臣猶吾體則臣民戴而大家之心胥悅矣天子又視臣民爲取舍一國不附何以獲上故欲九重之眷在以厥臣達之臣庶無離心大家無怨怒則衆豫附而天子之眷益隆矣若此者伊誰能之其惟邦君乎邦君上近天子下臨大家而以一身聯屬其間所以通其情使無相睽者舍邦君將誰屬哉康叔邦君也居可通之路顧可使其情之壅乎○以字有工夫謂先得此之心把此之心去通彼也口氣與以小民受天永命相似情是大家天子之情吾之所爲合彼之心故曰達大家如魯三家百六卿之類邦君不能撫其臣庶而大家囂然故天子亦所不與上臣字单指群臣下臣字兼臣民大家惟字要體會言非他人所能也能通中自有當通之意不必分兩層

汝若恒越曰 節

此欲其寬刑辟也越者心中發動也恒者常常如此也曰者示之以意也好生之心動于中卽發言以示平人說道



我有相師之官若師徒司馬司空之三卿與正官之長及衆大夫皆有用刑之責當仰體予意予罔厲殺人民命至重殺之已慘况以厲政殺之乎予不忍也然欲慰罔殺之心貴有實心實政大凡人之輕殺非以忽心易之則以怠心誤之也亦惟君之用刑先致其敬焉畏忌哀矜不敢少忽先致其勞焉參鞫精評不敢少怠是真能不以厲殺人矣君行之臣豈有不效者乎肆三卿尹旅亦往而如君之敬以恭承民命亦往而如君之勞而由慰日勤上下敬勞斯刑辟可寬矣人之所犯如奸宄殺歷人此罪之大者如戕敗人此罪之小者其中豈無可矜可疑者乎惟不能敬

勞故有不顧念而一槩殺之者肆君子往日之爲奸爲宄殺人歷人者原其情而宥之于上肆臣亦見其君之事于戕敗人者原其情而宥之于下矣君宥其大臣宥其小尚復有厲殺人者乎然非敬勞不及此○罔厲句示之以意敬勞罔厲之根本也兩宥正罔厲也如此說血脉聯貫舊云言教身教未妥予字指康叔師師貫三卿尹旅此三卿專指用刑與他處不同厲字要看國家豈能廢殺要在不以虐政殺之耳勞非勞來之勞乃聽斷精詳之意二字平對敬勞是恐失入而求其可宥之情下兩宥正是敬勞之實得其情而宥之所謂罔厲殺人也宥中入矜疑意爲是



不然槩而宥之幾于縱惡矣君宥大臣宥小互文也非要  
囚則君宥小罪有司得自決之說徃指徃日言犯罪之在  
昔者徂字亦訓徃猶云亦去敬勞耳俱非徃于衛之說歷  
人如今所稱窩主是也戕敗歐傷人者○敬勞或作勞來  
其民說謂先教率之然後可宥亦是

王啓監厥亂

節

此承寬刑辟來言我所以欲汝敬勞以先王開置監國其  
治王于爲民故也監如三監之監有君有臣爲民卽是寬  
刑辟而使人得生養安全也無胥五句命監之詞王其效  
三句推命監之意戕三殺故爲大刑虐之而已故爲小刑

胥字兼君臣二句泛指平民說方與至于二字說得去言  
不但平民無戕虐至于寡弱窮婦無不加恩敬者哀而矜  
之單弱無控故哀之使不失所屬者聯而屬之此儻無依  
故聯之使有所歸言不但平民無戕無虐合平民窮民率  
由無戕無虐之道以零蓄之也王者命監之詞如此効者  
責望之意邦君君也御事臣也王者責于監國之君臣其  
命何意亦欲引斯民出之刑罰之外置之養恬之天耳養  
者育養之養恬者熙恬之恬謂生之安之也引云者民無  
知而入刑不能自養自安引之出于刑便是領他到活路  
上去養恬二字要顧刑罰講自古王命監都如此不欲殺



人汝今爲監可辟人乎其必體無戕無虐之戒存敬寡屬  
婦之心盡敬勞之實至養恬之休庶爲寬人之主而不負  
先王之意矣

惟曰若稽田

節

此望惠叔之成終也日記曰成終儘有事何必指上文之  
事今以通情寬辟立骨陋見也甚是正意講在若字內除  
惡如誅紂伐奄立國如建邦分土制度如立綱陳紀此皆  
武王所已爲者立防閑之具而備禦有方使已去之惡無  
自而竊發此如爲疆畝盡綢繆之道而版築墜牢使肯堂  
之基永保其無虞此如塗墍茨妙粉飾之功而潤色盡善

已立之制煥乎其有文此爲塗丹縹此三件責之康叔  
俱說衛國說以衛國殷墟也敷菑傳云廣去草萊又敷字  
或訓開墾菑字訓不耕之田陳列修葺一串爲是疆者田  
畔明其界防侵占也溝洫廣尺深尺曰畝通其水防壅塞  
也垣墉墉也卑曰垣高曰墉塗者飾之泥墜仰塗也茨苦  
也茅覆屋也墜欲堅牢茨蔽風雨梓良材可爲器粗坏爲  
樸精緻爲斲丹朱也縹米色之總名每句題不必以通情  
寬刑作骨或從繳後見之則可○商季王政不行巨室梗  
化上下之情否塞不通故告以通情朋家作仇罪人以族  
嚴刑峻法毒痛四海故告以寬刑武王誅暴禁亂創業垂



統設立法度已成其始人臣有代終之義故告以成終

今王惟曰

節

以下與上文不相蒙乃周臣進戒之詞此節懷諸侯之道也舊說上之明德就巡守錫命說下之明德就朝覲貢獻說王損菴云膚陋誠然上明德須發他推誠禮遇撫綏真懇之意下明德須發他精白事上恭敬忠誠之意纔妙既者盡諸侯而皆然或云罄竭無餘之詞亦可勤用者孜孜不怠也諸侯散處九服分懸勢隔聯之以情而使之近故曰懷爲夾如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之意非懷遠如近之說陳氏謂懷來諸侯爲已夾輔說夾字亦好詳之懷

爲夾正是用明德處亦旣用明德亦于兄弟方來處見之兄弟非云兄弟之國蓋人之情意莫親于兄弟言媚茲一人如兄弟之愛也方來不必死泥只是相維繫而不散之意后卽君字非先後之后式法典舊典明德懷候萬世不易之常道也集者和而輯之也卽上懷字享者奉也卽上方來不言用明德蒙上文也

皇天旣付中國

二節

此二節欲其用德以化迷民也皇天二句一串說付以中國之民而土者民之所依民旣付矣而土將安歸于內有天監先王之德可以爲中國民之主故從而付之不可以



有人有土平看惟先王以德受此民今王治先王所受之  
民故亦當用德以化之惟德用言不在法令也迷如迷失  
道路之迷染惡既深被化尚淺猶未識趨向之途故誤而  
走荆棘誠可憫也和懌者寬裕優容而無忿疾之意先後  
者鼓舞作興而有接引之恩俱主上人之教化說一說和  
懌者和悅其心使之歡欣鼓舞樂趨于善先後者前挽後  
推使之邁往企及速歸于善雖上人之事而主在下人身  
上說亦可要于前說不甚遠又一說和者消其乖戾之氣  
懌者作其樂道之心先者開導之以啓其悟後者獎勵之  
以掖其成又一說先迷民紂之民後迷民武庚之民此說  
出陳了翁後二說俱不必從備錄知之用懌句着力說使  
民從迷而覺先王之意原是如此今王適如其意先王豈  
不快心故曰用懌先王受命懌先王受命則疆土之不動  
橋可知

已若茲監惟曰

節

此勉君監已之言而因推已之意也若茲指明德以懷侯  
用德以化民說工夫全在監字內子子孫孫卽是至于萬  
年通節一氣緊緊說下欲字內有工夫永保民只是長有  
天下之意兼朝侯親民說鄭欲不入朝侯不必從大意云  
若茲勤德懷侯用德化民之言王其監之乎欲王監者何



意蓋諸侯國家之藩屏小民國家之根本明德乃化服臣民之道化服臣民實凝固天命之基惟欲自今日以至萬年之久惟王子而又子孫而又孫永保民而已本固則屏樹而宜君宜王于未艾民懷則天親而作君作師于無疆此臣之願而爲君祈者也欲王之監意蓋如此萬年永保有丕若有夏勿替有殷之意忠愛之意溢于言表○愚按今王惟曰四節吳氏以爲錯簡乃周臣告君之書而蔡傳因之傳習已久今表了凡則以爲康叔荅王之書予嘗深玩而繹思之良是以其上下文意相應也武王欲康叔通情而康叔則以通情歸王欲康叔寬刑而康叔亦以寬刑歸王王欲康叔成終而康叔乃以享國悠久祈王如勤用明德懷遠爲夾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上下之情何流通如之化迷民不以忿疾而以和懌不用刑誅而用後先豈非敬勞恬養之意乎至于子子孫孫永保民則豈但成終而已殆將與天地相爲終始矣語意節節與前相應其稱康叔之荅武王豈臆說哉



尚書晚訂卷八

明金壇史維堡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鼎如甫輯  
召誥

此篇丕作以上史臣記作洛之事太保以下方是召公  
之誥凡三段每更端皆以嗚呼發之大意不過欲王敬  
德誠民以祈天永命而已

惟二月既望

節

此下七節因召公之誥而先記作洛之事成王至豐告廟  
王建都重事說步者以人挽輦而行不駕馬鎬京去豐不  
遠故輦行也周自太公居岐文王又遷豐武王又居鎬王



尚書明言 卷八  
雖在鎬而宗廟不徙故凡有大事至豐告焉告文必告武  
以祖見考

惟太保先周公

節

成王在豐周召同受營洛之命而召公先行相宅者觀其  
要會度其形勝如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越瞻伊  
洛之意天地之所宜陰陽之所和孰可爲王城孰可爲下  
都皆在此一相之中矣卜宅先卜河朔黎水不吉次卜澗  
東瀍西又次卜瀍東卜其何處可爲王城何處可爲下都  
也得卜卽兩惟洛食吉卜經營者規度其城廓宗廟郊社  
朝市之位也尚未興工先定位次經營如丈其里數定其  
修廣之類規模粗定纔可攻之故下文越三日庚戌始以  
庶殷攻位

越三日庚戌

節

位次既定力役可興太保乃以已遷在洛之殷民攻位于  
洛汭位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攻者闢其荆棘平其  
高下也位成基址成也此時四方之民未至故且役殷民  
吳氏謂洛邑之民在畿內不征其力恐未必然此時王畿  
且未定安得竟寬畿民之力哉葉氏謂警民役而友民可  
知是也以上乃召公經理于其始

若翼日乙卯

節



尚書疏言 卷八  
洛邑之作想周召計筭已先定故召公之所經營卽合于  
周公之所經營達觀者從草萊中新造一都從未入目寧  
能不一閱視之此亦事理之當然非有斟酌可否之意呂  
氏曰召公成位周公方達觀上相之體然也未必有此意  
所營之位卽上王城下都

越三日丁巳

節

作洛大事自然要告神用牲于郊以祭天地用二牛者祭  
尊以簡爲誠也社于新邑以祭新邑之土神牛豕豕各一  
爲太牢祭卑以豐爲貴也郊社皆告營洛之事先郊後社  
尊卑之序也按泰誓郊祭天社祭地與此不同此郊乃合  
祭天地社以祭土神乃洛邑所新立者不告廟無關於典  
造

越七日甲子

節

役書凡規模體制之詳縱橫曲折之數工程期限之則財  
用餼量之費悉具于書中大率春秋傳計丈數云云備矣  
此書必作于甲子之前至甲子而頒之耳以是命庶殷及  
侯甸男邦之長伯欲民趨事欲臣導民也四方民大和會  
獨命庶殷者其難也庶邦冢君咸在獨命邦伯統于尊也  
邦伯又命其所部以臣民平看庚戌巳攻位矣至甲子而  
方用書何也攻位不過攤平基址其力易大作事體多端



尚書卷八  
須要詳悉開載故必作後書而後命之

厥既命庶殷

節

不作固可見殷民之式化然安土重遷人之常情向者不願遷洛不必其頑也今見疆場廬舍各得安居安得不欣然趨事言殷民以見四方民之和言民和以見百工之播和此意亦要得此周公之經理於其終也○相宅六節以基命定命立說召公得天人以成始周公得天人以成終

太保乃以庶邦

節

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召公作書陳戒成王又取諸侯昔日來洛之幣以與周公欲其并達之王也幣不在所重亦不必說到供王祈天誥告庶殷謂新都鼎建殷民向化未純當有告教以開導之誥告卽誠民意此下要補民心和則天命可永意然其根本則在王之身故曰越自乃御事中含敬德意曰自乃者非可委之人也御事以稱天子猶漢人稱朝廷爲官家也此二句乃旅王之大旨

嗚呼皇天上帝

節

此下都是召公之誥書數百言大旨不過敬德誠民祈天永命而已此節言天命不常欲王敬以保之改字貫大國句紂元子也殷大國也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亾而天亾之天命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嗣爲元子撫有



大國固有莫大之休然元子可改大國易亾亦有莫大之  
憂無疆言其大非言其久休難保而恤可懼嗚呼曷其奈  
何弗敬乎敬者誠民之本而天命去留之幾也曰曷其奈  
何令人有惕然感動意

天既遐終大邦

節

此申言天命不可常也遐終正義曰言其一去不復返也  
後王後民指紂厥終終字傳訓卒字或以厥命厥終爲句  
大非播棄黎老故賢智者藏崇信奸回故病民者任百姓  
無以爲計其夫但知挈妻子逃去而已逃又不可免被執  
以歸民之可哀甚矣故天亦重哀之而眷命用歸于文武

之勉德者雖殷先哲王在天亦無如之何也天命不常如  
此可見文武之靈亦不足恃須要疾敬德疾者緊緊着力  
不爲姑待來日之計新邑初成蒞政伊始只今便下手猶  
恐其遲上文只說敬此加疾字又緊一步亦哀二字有味  
言天固念殷先王亦哀窮民見殷先王不敵民也疾敬下  
補民誠而命可永意

相古先民

節

天命不常祖德不足恃商之一代猶未足信故合夏商二  
代言之見歷歷可證也面稽天若只重在子保革保一邊  
敬德原禹湯所自能不待天迪斯順而傳子革命實奉天



心非私也天始保之其後子孫不肖天又改之桀紂俱墜命禹湯之先靈俱不足恃今王比之夏則亦子保也比之殷則亦革保也苟不敬德則文武先靈豈足恃乎

今冲子嗣

節

此敬德中之尤要者非但敬德之助也壽考之人每不便于幼主故欲其無遺非止是任用亦非禮遇優渥乃言聽計從情意孚洽如先民時若詢茲黃髮乃爲無遺稽德二句推所以不可遺之意興亾之鑒莫備于古壽考閱歷世故已久聞見該博故能知古人之德吉凶之理莫嚴于天壽考蹈履天理精到潛通於穆故能稽謀自天稽只訓考

不必訓合古德兼敬不敬說不敬曰德是惡德凶德也桀紂便是天兼墜命永命說矧字亦要剏剔德在古有迹而易知理在天無形而難測傳中固字尤字正是矧字意召公耆老一篇中皆古德天謀

嗚呼有王雖小

節

此言元子責任之重欲王敬德誠民以祈天也王雖幼乃天之元子仰承天命下爲民主其任大其責重不可徒知其休而忘其恤蓋天命之去留視民心之欣戚其大能誠和小民以爲今日休美乎誠和者變其怙侈之習馴擾于法制之中政也革其凌蕩之風優游于教化之內教也今休者



民心安天命與之俱安迎景運於方隆開太平於有象也  
彼眷命用懋特前人之休耳導迎和氣則今日之休也前  
休不可憑今休當自勉敬德者延休之本也民心岩險最  
爲可畏一旦挺而走遂不可招而來其惟疾于敬德用顧  
畏于民岩撫后虐仇時時在念必調其險者使夷庶几民  
誠而休臻元子之責無負矣誠和非但安之有化訓意今  
休就入天命延長講今字有意對昔言之故曰今也前休  
以受命言今休以永命言此句無工夫工夫在不敢後二  
句不敢後者疾敬德也岩者如山勢參差不齊崎嶇險惡  
稍一不慎便墮却以喻民心可畏顧非以目

王來紹上帝

節

此就宅洛言欲王以誠民之事行之洛也洛邑天地之中  
風雨所會陰陽所和天時既正四方朝覲道里遠均人事  
又宜故云土中作洛之意原是爲此王自鎬來洛將繼天  
以出治當自服行誠民之事于此土中誠民之事亦不外  
真禮命討自服者總攬其權不諉之臣下也自服中暗含  
敬德意王敬作所節是也且三言二平看召公引之重在  
末句以證自服土中之意見非已之私言且亦曾言之曰  
今作大邑自是可以作君作師配對上帝自是可以肇禘  
殷禮享荅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若彛撫事以和萬民



且所云中又之說豈非臣所云服土中之說乎王能紹上帝服土中則民心太和天命凝固庶幾天眷我周之命一成而不可易矣治至於天眷成則道化聿隆式昭太平之象膚功迭奏用徵文治之華治隆俗美豈不爲今日之休乎配對也杜靜臺曰配祀不是郊天乃克配上帝之意王厥二句串周至文武命已成矣此云然者嗣王能誠民與否未可知故必自服土中乃成也命成而治化豈有不美故曰今休也命由民誠乃成休又以命成而見與上今休相應

按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南則景短少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今休孔氏曰獲太平之美○陳大猷曰君前臣名故稱曰

王先服殷御事

節

作洛原爲化殷民而化殷民以服殷御事爲先化殷御事又不在嚴之威令在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比者朝夕遊處介者爲之僚佐蓋周御事有多遜之美非若殷御事之怙



侈驕滯人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與之俱化矣氣質之性不時而逞必有所嚴憚悚息而止或警悟愧悔而止如水之有隄防如田之有界限故曰節也邁者勇往前進言其進善不容已也治道有次第以周御事化殷臣以殷御事之化化殷民是轉移惡俗之妙機也比介或欲串說亦無妨不爲副貳安得親近

王敬作所

節

化殷臣而曰比介却似其權盡在周御事矣正不知其根本尤在君身而正身之道則一敬作所而已所者處所隨身到處爲所作所只是參前倚衡之意無息非出王游衍之天亦無時非亦臨亦保之處所謂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皆是也下句要發不可不三字不敬德則表儀不端觀刑無自臣且不化何有於民民之不誠何能永命民不可以不誠也命不可以不永也故德不可以不敬也如此發爲妙若云戒之之說猶隔一層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 節

此承上不可不敬德而以夏商之永短示之監監重失一邊修短者數也天數不可以測度敬而永命不敬而墜命者理也理則可以灼然而知天何心哉惟德是輔此所以不可不監也此以啓下嗣若功之意



今王嗣受厥命

節

欲戒墜命當於永命者嗣之今王嗣受厥命孰不曰籍文祖之耿光承寧考之休烈哉我謂亦惟此夏商既墜之命移之周者非有兩也其歷年之長與短亦豈可知哉要當嗣其有功者禹以祇德開四百之祚湯以懋德開六百之傳此皆有功之君爲王之所當嗣者也嗣禹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夏嗣湯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殷況今洛邑初政天命去畱民心向背皆係于此尤當乘此機而敬德以保命爲周家有功之君乎○不曰德而曰功者兼歷年而言也初服服土中之初直說洛邑初政不妨下數節又因初服句生出

嗚呼若生子

節

此言初服所係之重發明上文王乃初服句言君之圖治莫不在於初服猶如人之生子因不在於初生初生者初學時也格物之初習爲善則知識日開聰明日啓而自貽其哲智之命正如人君謹于初政則德方能敬民必能誠而自貽其不墜之命君爲聖君子爲肖子皆係于初而已今天其命王以哲乎而聖在不可知命以吉凶乎而禍福不可知命以歷年乎而修短不可知所可知者今初服如何耳初服而敬德則哲則吉則長年不然若愚若凶若短



尚書卷之八  
促深可慮也初服所係其重如此容可不謹乎○玩自貽  
句則不薰惡邊爲是

宅新邑

節

宅新邑正初服也吉凶歷年皆係于斯王可不乘此時而  
善自貽哉肆惟王其疾敬德疾者汲汲遑遑不敢緩也敬  
德正爲誠民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作一句讀用者以也  
用此德以祈天而誠民自在其中蓋誠民只在敬德之中  
祈天不出誠民之外文義如貫珠然天命至公豈可邀哉  
真氏曰一德感通乃不祈之祈呂氏曰祈者欲王知天命  
之未定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

節

刑者德之反君德好生而以殄戮治民則德虧矣故敬德  
者不可用刑也濫用非彝凌德滅義反側背戾是也忿其  
頑而以刑齊之操權急者無良民持法深者無善衆何能  
化民哉惟順而導之乃可有功若者本之躬行以感通之  
因其固有而利導之從容不迫馴擾調娛則優游漸漬之  
餘天性自然呈露而非彘化矣治民之功成矣○漢孔氏  
以父民爲句若有功爲句有功亦指禹湯說照前嗣若功  
句謂懸鐸設鞞下車泣罪而成聲教四訖之休禹之功也  
子惠寬仁三面開網而成兆民允殖之化湯之功也欲其



若禹湯之不用罰也備錄之

其惟王位在德元 節

位在德元猶云德與位而俱崇之意德元天下則巍然標  
準樹于上小民望而趨之莫不取法而用德于下尚何有  
非彛者哉德曰元王德本顯也刑用則一人之德敷而爲  
千萬人之德千萬人之光皆萃而爲一人之光豈不愈顯  
乎到此自然不消殄戮了一人元良萬邦作孚德普化光  
若日月之照臨誠民之事畢而永命自是可祈矣

上下勤恤

節

此正祈天永命之事而召公致期望之意也謂天命不常  
夏以遞殷殷以遞周最可恤也自今君勤勞而憂于上臣  
勤勞而憂于下則休可以無疆矣相與期曰夏年四百猶  
未大也殷年六百猶有替也我周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  
有殷歷年兼而有之而延于無窮小臣相期之意如此而  
何以受之欲王以小民受之而已天至遠而聰明明畏寄  
諸民民至微而視聽好惡通于天果能敬德緩刑以誠民  
則民心太和可以導迎善氣而國祚靈長終必賴之所謂  
二代歷年真能兼之不徒托之虛願也矣故以小民乃勤  
恤之實也而王可以不知所以乎○勤卽疾敬恤卽無疆  
之恤勤恤者因可恤而勤之也其曰者期之之詞丕若二



句謂兼二代之命然不可死說只是無疆之意以字着力說能左右之曰以包疾德緩刑在內期者空言以小民方實受上文兼上下此止云欲王者重在成王身上臣不過輔之也吳臨川曰以小民句通結上二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一語相終始

拜手稽首曰

節

此總敘始終申奉幣致誥之意敬德施于政令赫然而不可犯曰威命敬德宣之教化曉然爲人所共知曰明德保者守其政教不敢失墜之意受者安其政教不敢違抗之意合二代臣民共保受之召公之所能至于終有成命名

顯無窮則在王不在臣故曰我非敢勤惟恭云云而已未

者終也終對始說天命有其始多未卜其終惟能敬德誠民則受命在今日永命在子孫一成而不易之命終須有之而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王之名亦顯矣幣卽出取之幣臨新都必祭告祭告必祈年但祝史之冊告乃是空文不謂能祈祈亦不靈惟敬德誠民卽祈天永命之能而非空口之祈也○非敢動指終有成命說何妨玩上下文氣儘妥而莫中江指率臣民保受威德說不必從陳氏曰不敢以治洛爲功勞也此說猶可或欲將威命明德申說以明德爲威命正見不用刑意甚佳後學諱之



洛誥

此篇凡五段其意書于每段之首

惟三月哉生魄

節

此史臣敘周公作洛之始事。舊簡在康誥首。今釐正之初基初定基址也。大邑蕪王城下都洛在鎬。故曰東國大和者。樂于趨事民之勤也。播和鼓作民和也。見士執斧斤版築之事也。播和見事一氣。讀臣之勤也。邦字該五服。周九服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而此會于洛。惟內五服。周公咸勤役。書中其所計美料理不遺餘力。如所謂物力徒備。支數溝洫之類。豈無定策。竟可行空文乎。洪卽大誥治

誥臣民以治洛之事也。或作誥君非是。誥中欲民趨事。欲臣播和也。○士字作事字見說文。

第一段周公拜首四節。周公遣使告卜於王而成王復之。是時公在洛邑。王在鎬京。

周公拜手稽首

節

洛邑旣作。周公遣使告卜。王以作洛委公。今王城下都均得吉卜。故以復之。重告卜非告洛成。明辟期之也。尊親二意非對王口氣。不必入講。此在乙卯達觀之後。甲子書命之前。

王如弗敢及天

節



及逮也原王委已之意退托作洛之事若王所不逮也不  
必添知字洛之始作也乃天啓其衷故曰基命洛之既成  
也乃天篤其慶故曰定命基者開其端也定有久安長治  
之意胤保相東土正是達觀遍相地方之形勢何處可爲  
王城何處可爲下都但勿露澗瀍意作明辟謂於此朝諸  
侯於此撫萬民爲天下明哲之主也本文民字不必泥

予惟乙卯

節

乙卯卽召誥之乙卯卜自召公乃云我卜者周召同心故  
也先卜河朔黎水者殷民重遷以河朔爲便從民願也卜  
黎不吉商民之心私也改卜澗東瀍西爲王城惟洛食又

卜瀍水之東爲下都亦惟洛食洛邑天地之中周公之心  
公也洛食者卜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吉則食墨澗瀍  
地皆近洛故云惟洛食也圖者王城下都之地圖卜者兩  
洛食之兆詞獻圖者規模勝槩一覽而可瞻獻卜者休祥  
嘉兆迭承而可繹周公雖無誨言而不誨之誨深于誨矣  
獻卜不必兼黎水之卜觀下文卜休恒吉可見侔來句亦  
周公之詞○史氏漸曰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交流  
于其間天子南嚮則澗在洛右瀍在洛左卜澗瀍之中而  
吉乃營王城定郊社宗廟是爲郊鄩之地今河南是也又  
循之左越瀍水之東卜又吉乃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



郊以處殷民今洛陽是也二城相距十有八里

王拜手稽首

節

成王既得公命使者將歸洛乃拜稽復命于公通節休字指天眷說惟卜休指卜吉匹休一段是相洛事共貞一段是定洛事公其以予句總相洛定洛而極言其意之美也謂天於周處諸侯之上作萬民之主何休知之公念天休至重不敢不敬承之來相視洛邑安處臣民爲我周對荅上天休命之地及經營既定乃遣使來視我以下兆之休美而常吉天休茲至公不敢目當欲我與公二人共當之據卜觀圖規模宏遠公之意豈徒爲一時計哉公其以子

億萬年敬天之休據上游以朝百辟而周祐常篤都要會以臨兆民而先祿永綏綦隆之休未有窮期也公爲國家計長遠若此雖曰告卜而誨我者至矣予其拜手稽首以謝公之誨言使者歸其爲予致之○匹配也配上天是仰荅無愧之意非呂氏配宗周之說萬億敬天只就規模說殊無意味蓋陰陽和風雨時四方道里適均故可萬年於此朝侯去紐亂之巢穴沾密邇之王化故可萬年於此臨民此意極佳止告卜而稱誨言前所云不誨之誨也此亦成王之詞○按孔氏曰是求誨言亦是一說備之

第二段肇稱殷禮十三節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因示以



去志而成王留之是時公已在鎬京

周公曰王肇稱

節

國之大事在祀新都初建豈可不祀神故周公以爲洛邑之首務不重格心萃渙意告報祈亦是一套事如今人興工造一舍而謝土云爾殷盛舊以無文皆祭爲盛豈不反重無文而有文反輕乎盛乃享祀豐潔如牲牲肥脂邊豆靜嘉之意有文者不消說得就是無文者感次序而祭之亦禮之可以義起者也如此說爲是有文者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文者丘陵墳衍古昔聖賢等類未必祀典該載也祀有文已在祀于新邑句內而無文句從上句帶言耳

肇是他務未遑獨先舉此非創始之說秩者尊卑土下有  
序也

于齊百工

節

有事卽下文記功教工及嚮就有僚等事今王卽命以下  
是教成王如此施行也新邑之治所資者臣旌于旣往所  
以勸于將來故記功宗示功載乃教工之第一義如此乃  
可以若彛撫事立精明之治功成渾厚之治體也齊是整  
飭之意不必說選擇周工無匪人何選之有從王遶洛曰  
于周者先從之于周方自周往洛也廢有事者謂洛邑初  
政必有一番大設施微示其意而不明言欲王自操其權



也有事舊但指下文記功一邊未盡

今王即命曰

節

兩命俱命群臣或云上命典禮之官非是功是平時輔佐  
王室之功祭法所謂法施于民之類是也不指作洛說褒  
賞功臣乃朝廷激勸盛典故欲王首行之宗尊也功之尊  
者悉記之冊則功之尤尊者可知均記之中不能無差等  
國家大烝之時亦不能人人為元祀故於宗中擇其尤尊  
為之冠而次第祀之記功不言祀元祀不言記互文也祀  
在沒後先記之生前漢高豫定元勳十八侯位次正此意  
也祀于他日則今日爵賞之加可知矣篤弼在新都輔治  
上看受褒賞之命欲其益奮激勉勵以立新功也

丕視功載

二節

此言記功關係風化甚重不可草草丕視不是人來視我  
乃我去視乎人者記功之籍播之朝廷藏之宗廟乃人人  
所共見而不容掩也公私意入在教工內教者上行而下  
效也登名果尊顯之功元祀果尊顯之最則百官效之亦  
莫不公而推賢讓能一心徇國矣如以愛倖而濫予或以  
親故而謬列則百官效之亦莫不私而蔽賢嫉能背公植  
黨矣乃悉自汝教之也次節緊頂說首句其朋是直戒之  
詞下句其朋是承上起下之詞猶云孺子其可少徇比黨



之私乎孺子若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無所不私始之比黨不過一人終之誕慢將遍百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有若火然始雖醱醱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爨不可得而撲滅矣論功行賞徇私之流弊至于如此孺子其可然乎流弊就臣下行私說非指成王身上林氏曰漢之朋黨始于甘陵南比部唐之朋黨始于牛李其終縉紳稔禍海內塗炭王方麓曰王安石配享而宋政大亂豈不真如火之不可救

厥若彛及撫事

節

此告以修內治也彛指綱常倫理以教言若者順而調之也事指紀綱法度以政言撫者修舉而整頓之也周公攝政時嘗順常道撫國事治之大端無以越此恐宅洛初政或喜事紛更以炫人聽觀故欲其如予然如予之治當不改予之臣此見在周官卽前日輔我若彛撫事者以立治功以培治體正此其人王不須更換一番新進惟以此見在周工往彼新邑推心而委任之專意以責成之使各嚮就其故僚以效職于洛予以立治功于以存治體可也明者精明作者奮起謂打起精神銳勵意氣如彛必急急于若事必急急于撫方能有功有字要看若斯須怠緩便罔功了惇者忠厚大者寬廣謂崇尚長者之風務爲優容之



度如彛未若從容以俟其自化事未撫從容以俟其自諧  
以成悠裕之俗成字要着若稍有刻薄褊隘的意思便迫  
促張惶不成個悠遠規模了精明渾厚兩者交相濟不可  
偏偏之則弊矣永有辭謂令聞無窮也歆動之意嚮不作  
意嚮說若作意嚮說又要添個知字從何處起正義曰使  
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  
力就列勝蔡傳或將明作二句串說就近來之文體言亦  
好至以若彛不作教謂礙下文教養則拘矣此自治內下  
治萬民庸何傷哉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此承上起下之詞終對文武創始而言延其大業於不墜  
之意上文記功教工若彛撫事下文統御諸侯教訓萬民  
之道皆當厚其終也下文顯說出無妨不必暗舍不露

汝其敬識百辟享 節

此言御諸侯之道也洛邑初改正諸侯朝享之時顧其中  
有誠于享者有不誠于享者不可不辨也識之惟在一敬  
而已敬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誠與不誠皆得而識之  
矣誠偽無遁情而可尋之以懲以勸矣敬就心上說享奉  
也多儀三句解不成享之義不役志以下推不成享之害  
儀兼內外言內者敬心也外者登降拜稽劄函篚筐之類



皆不敢苟也物特將之者耳物有餘而禮不足雖輿馬充  
庭玉帛交錯祇爲虛文而一毫禮意都無故曰不享也不  
役志三字言無心享上應故事而已諸侯不役志于享則  
國人皆云享上只消以幣交不必以多儀矣舉國無享上  
之誠則諸侯益無忌憚朝廷之政事其所奉行者安得不  
差矣僭侮哉事指朝廷之政教號令言爽是錯謬相左之  
意侮是凌慢相亢之意爽侮言諸侯不奉行也不享之流  
弊至此何以爲國故當早敬識之

乃惟孺子頌朕

節

此言教萬民之道也傳中養字何處起人因此句註又曲

爲之解曰恒心必資恒產學校井田相兼所以棊彞也大  
文訓不盡又爲蛇足乎只主教言爲是頒字蔡訓布孔訓  
分不暇蔡訓勤孔訓不及爲言我所行猶有美事未得施  
惟小子分取我所不暇者而行之孔說更優頒訓分見說  
文日記亦主之所不暇者何棊民彞是也民有常性爲人  
上者立之庠序教之孝弟使其相親相遜所以輔之也其  
道多端誠有汲汲不暇者公嘗以教王故此欲王聽教而  
行之禮訓勉馬鄭皆云然於此不勉則民彞泯亂非享國  
長久之道矣正父指武王以其撥亂反正以稱正父五教  
之重不率之憂此皆正父所以棊民彞朕亦嘗篤之敘之



矣王能篤之敘之罔不若予民將不廢乃命矣篤者於其  
深仁厚澤有加而無已叙者於其經畫區處次第之有倫  
不廢乃命從王教也往往洛邑也敬哉打轉上文戒不廢  
惠篤敘說不必推開明農者示退休之意不必說委重于  
君末二句期之以效彼指洛邑時俱在鎬故以洛邑爲彼  
裕者寬之也寬則不隘窄悠之也悠則不迫促日記云因  
利而導不強而民勸因性而庸不迫而民從孝弟忠信禮  
樂詩書藹然而成風所以裕之也我民洛之民遠民天下  
之民戾蔡傳訓至字謂身至也愚謂戾者乖也對裕字說  
遠民都無乖戾不和者謂悍逆化爲友順也言遠民則近  
民可知民不用戾是不廢乃命而天命之永可知

新安陳氏曰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發政  
之事而今缺矣

王若曰公明保

節

新安陳氏曰此王既至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畱公治洛先  
述其功德以慰藉之也明者啓迪之使不迷于所往保者  
扶翊之使不躓于所行平說不必串與下棗迪相應稱者  
口中陳說也下文揚先烈荅天眷安民生定宗禮舉祀典  
正丕顯之德公所稱以教王者乃明保也以予以字直貫  
至無文講揚荅和恒俱要進一步爲妙揚者表揚之意繼



其志述其事使祖父勲烈宣播而增光也。答者作之君作之師，克配克享，使上天眷命有隆而勿替也。和者順以調之，不相拂也。恒者從容以俟之，不相迫也。皆主上人言居師二字，繫帶和恒說，和之恒之以安居民衆，猶云各得其所也。俞氏曰：恒者和之久也，和久而民生奠矣，幹止寧矣。故曰居師亦是以恒爲久安長治，却非揚先烈應惟終答天命，應不永和恒四方應裕民。

惇宗將禮

節

厚功宗以大禮秩而序之，以作元祀，卽前尊顯最尊顯之說。咸秩無文，包有文卽前肇稱殷禮之說。一以報功，一以祀神，皆稱德之教也。備答之者乃一一領教之意。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節

此因公有明農之志，盛稱其德而示畱之之意也。言公之德爲我所倚賴，不特今日爲然，其來已久。德就發用，說如頤膚之遜形于制禮作樂，師保之猷見于撫事若葵，何者非公之德，其光輝之昭著而不可掩，則上際乎天下，蟠乎地，其精神之流注而不可窮，則東西漸被，朔南暨訖，合上下四方無處不到，無方所可拘，故曰旁作旁是，旁礪之意。穆穆深遠也，傳訓和敬，非是俗講添一容字，尤謬迓非方與未艾如賓至而主迎之耳，如不迎則賓亦去矣。德精融



尚書卷八  
結而景運斯隆非迂之而何要之迂衡者迂之以文武之  
教也蓋文謨武烈不外乎一德之勤敷而公能明光勤施  
以迂衡則文武之教益以彰顯而怙冒時叙之勲庶民保  
極之盛至今猶存耳何至迷而失墜乎公德之加于時者  
如此予小子復何爲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恭祀泛指  
祭祀說不指肇禘咸秩之祀末句正是畱之之意

王曰公功棐迪篤 節

此正畱公之詞公之功卽德之所爲也無兩樣自此德之  
輔助曰棐自此德之開導曰迪泛指平昔托孤寄命攝政  
之功說或以上文不顯二節爲啓明光節爲輔不必從篤  
者厚也不是久罔不若時常如是輔啓不可去也

第二段予小子其退至文祖德七節王在洛舉祀發政畱  
公治洛而公許畱與上文不相蒙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 節

此上王在鎬京畱公爲其欲去而畱之此下王在洛邑畱  
公爲治洛而畱之退猶云去也鎬京祖宗創業之都根本  
之地故王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卽欲退歸卽君位于周  
以守祖宗之舊以據根本之地而洛邑則命公治之以公  
元勲宿望足以鎮服人心也後者畱公在後也

四方迪亂

節



尚書職言 卷八  
開治指明光勤施穆穆迓衡說使定公宗之禮則元祀舍  
公其誰但初政控僂宗禮未定故一時勲舊諸臣均未記  
錄故于公之功亦未能敘而安定之未定者有待而行也  
亦字從群臣說來敘字卽下文明禮休享意但未可露○  
廸字朱子訓作順字廸亂方氏曰佐變伐而四海永清往  
東征而商奄殄滅皆敘已然之功而慰勞之

廸將其後

節

此以後來之績期望之上曰廸亂此曰廸將旣已治而益  
拓大之視旁作迓衡之業爲尤擴也後乃前後之後與命  
公後後字亦不甚異或以爲後輩者非工卽周工之卽有

僚者言誕保而先之以監工者周公德尊望重爲臣監則  
士師工之保卽公之誕保也受民指在洛殷民大保者圍  
之德義之中調之法制之內則殷民安王畿與之俱安藩  
屏翼衛完固不摧治爲宗周之四輔此謂啓大其後而士  
師工之監視寧出此乎四輔猶云四鄰形容屏衛之意勿  
泥或曰鹵岐豐併洛爲鎬京四輔詳之

王曰公定予往已

節

此與公決去留也定謂止洛邑往謂歸宗周已語助詞公  
功四方廸亂之功肅將者肅然奉政教于外祇歡者欣然  
懷敬愛于中人心如此見正當鎮撫洛邑以慰安之不可



去也若去則誕保無人守成無助是困我也故曰公無困  
哉康事卽誕保受民之事如篤敘棐彞和恒居師任若彞  
撫事之責期明作惇大之功是也無斃者言汲汲行之不  
敢厭倦乃願治無窮之心也非分任其責之謂公勿替刑  
正是畱洛於中有保民工夫世享者沐誕保之餘澤也公  
常爲士師工之儀刑則士師工將以公之誕保者保民于  
無窮而四方享公之澤者亦無窮矣百僚觀法膏澤旁流  
治在洛邑而化及四方化在當時而澤流後世下慰人心  
上體君心皆係于此畱奈何可去

陳新安曰公無困我其辭危四方世享其望遠

周公拜手稽首曰 三節

此下三節舊王許畱說然細玩語意還是要成王宅洛之  
意非許畱也虞廷九官命必相讓無一命而竟受者公方  
以明農爲志公定一言方出於口而治洛之事卽任於身  
曾無半語推托則所云退休歸老蓋假言哉予嘗詳玩語  
意旣云許畱如何又要成王來相卽要成王來相視亦當  
云相洛不應云相宅語意蓋云孺子旣來相宅如何又好  
去而歸周還要畱在這裡爲君其大惇典惇獻作四方新  
王作後王恭己之倡洛邑天地之中自是宅中圖治則萬  
邦咸休而王之治績方成若舍之而去則績不成了如此



說何等妥貼若公已治洛王已歸周何以稱新辟何以稱  
恭先又說甚麼時中又耶蓋強王畱洛也下節云予旦如  
何好畱後治洛只好率衆臣篤烈以佐君子以慰民仰望  
作臣乎先成君之刑弘祖之德如此而已豈敢偃然居中  
土以鎮撫哉至於承保節不過順王之命而演之故曰王  
命予來殷民受于文王故云承保文王受民大烈成于武  
王故云越光顯大烈考武王弘朕恭者殷墟難居殷民難  
化以此難責之君故云然也下節正是弘朕恭愚見如此  
但舊說相沿已久故仍錄於後高明者酌之

拜手稽首曰

節

承保卽誕保之意兼教養不妨此處可兼教養了二句一  
氣下文云誕保文武受民則此承保之兼武王可知弘恭  
展盡事上之敬也

孺子來相宅

節

孺子雖去還當時來相視此宅國之典章文武所講畫之  
成法惇典者率由先王之舊章殷之賢臣前代所任用之  
治人惇獻者簡錄先民之耆德以此致治邑初成而君臨  
撫豈不是新王以此垂法王謙恭而後王皆恭豈不是恭  
先中又者宅中土以治民兼教養說成休民生安民性復  
風淳俗美沐浴膏澤也成績者人君以萬物得所爲極致



休及萬邦治民之功豈有不成者乎功不成謂半上落下  
 ○新辟二句俱入獻典新辟法度修明賢智奮庸也恭先  
 恪守成法尊賢下士皆恭德也分屬者非是中又中亦兼  
 二意法必監于先王則無愆材必收于異伐則相習

予旦以多子

節

舊云此周公所自效者多子御事即士師工篤前烈文武  
 受民正成烈所在篤之工夫不外政治教化此句重答師  
 以下四平俱承篤烈來答師者民望治而且誕保是慰其  
 心也孚先者勿貳勿欺臣之信也且孚而後臣咸孚是孚  
 先也考成也民不化則新辟表正之範未成且能助之故

曰考厥軀子刑單盡也文祖之德怙冒修和無處不徧而  
 殷民不靖是後人將祖德滲漏了今日能篤烈是單祖德  
 也非祖德不單乃後人不能單故曰乃單文祖德  
 此四段必有成王再命周公許畱之詞及王歸鎬京遣使  
 來洛恭殷命寧而今不可考矣

俘來恭殷

二節

此是成王已歸鎬京遣使至洛恭殷寧公使者且歸公授  
 使者達王之詞并祭禱之祝文與責難之意

恭殷命寧俱重恭者戒飭之意必有文告丁寧訓誨如下  
 文所云教條次第者心不怠殷此正無斁康事處命寧者



致命于公而安寧之即前教功教字非問安之說所以報  
 趙亂之功也黑黍為酒和以鬱鬯且有二鹵之多其禮盛  
 曰秬鬯之酒明潔禋敬所以事神休美之物也拜手稽首  
 以此休享公其詞恭總見事公如神明為非常之禮故周  
 公不敢進爵而禋于文武也或云不可露事神之語則公  
 何以不宿而禋文武乎禮重不敢當故不宿君寵又不可  
 却故禋文武非榮君賜之說休指酒享奉也二鹵是兩中  
 尊兩尊何以為盛享神之物也禋文武以其受殷民也禋  
 祭名精意以享之謂與上禋字異○按秬黑黍一稔二米  
 和氣所生釀為酒名秬鬯以其氣調鬯也鬱者鬱金香草

也煮以和酒酒不和鬱名秬鬯和鬱始稱鬱鬯經文但言  
 秬鬯蔡傳云鬱金香草誤尊有二葵為上鹵居中壘為下  
 未祭則秬鬯盛于鹵既祭則鬱鬯實于葵蓋灌地降神始  
 和鬱也宿進爵也此宿字乃自飲之意三宿之宿乃進爵于神前

惠篤敘

節

此祭之祝詞為成王禱也言王之一身所係甚重我先王  
 精爽在天當默佑之福莫大於好德願陰誘王衷順文武  
 之道篤厚而不忘次第之不紊以續承先烈無失德焉福  
 莫大於康強願保佑王躬善自調攝心和而氣和氣和而  
 形和無有遘遇疾害而身康疆焉子孫王之胤則令子孫



萬年厭飽乃德亦如王之篤叙也殷民國之本則令率德  
永年享有壽考亦如王之康寧也乃德乃字指文武引申  
也長也殷民有壽本向化來後黜子孫殷民之福皆王之  
福方是為王禱

王侔殷乃承敘

節

此非祝詞乃對使者陳告于王之詞此節緊要在一侔字  
有躬行意欲王不徒以言教以身教也通節一氣說在承  
叙讀蔡傳至萬年為句未妥大意云遣使誌殷其教條次  
第不過空文不以身導之亦不聽受須必端本澄源使殷  
民心悅誠服方能聽受教條自今日以至萬年之久莫不  
永觀法我孺子之德而懷念之也曰萬年曰永期王之德  
澤世世瞻仰也

戊辰王在新邑

節

此第五段記冊祝等事以附篇末其次第當在文祖德之  
下侔來之上乃成王在洛時所行者也

戊辰十二月之日也冬祭曰烝烝祭因歲而舉故曰烝祭  
歲因歲祀并告畱後故各用特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  
一特牲郊祀之禮也宗廟之禮太牢而用特牲故曰盛盛  
者數取簡也駢赤色周所尚也必告文武殷民文武所受  
也王命作冊以告神也逸祝冊讀祝也逸史官名冊中惟



尚書卷之八  
告周公畱後洽洛更不他及重其事也王賓諸侯之作賓  
王家者以王殺牲禋祭祖廟咸至以助祭也太室清廟中  
央室也裸以圭鬯酌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此方行禮  
之時尚未命公命公在一獻之後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  
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面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冊命之  
王命周公畱後洽洛作爲冊書命史逸以冊書誥公逸誥  
卽所謂史由君右執冊命之者也此冊與上冊不同此命  
公之冊上告神之冊在于十有二月者上紀日此紀月互  
文以見義也於是日告神卽于是日告公見不輕于委任  
也

附駢牛一文行烝祭歲舉之禮遣當告公畱後之事欲烝  
而再告則於神爲贖欲告如常禮則於公爲褻於是酌二  
禮而獨取其尊行烝祭而特異其品文駢牛一武駢牛一  
數取簡色尚正以宗廟同於郊祀不拘其常以享帝行于  
享親不以爲泰禮以義起事在創爲以文武乃受命之君  
而畱後爲非常之任也

惟周公誕保

節

史臣記周公畱洛之後誕保文武受命之民惟七年而薨  
記公之始末也誕保不外教養史臣撮其大意作結語○  
又按日記七年不作公薨謂是成王之七年未知然否



尚書晚訂卷九

明金壇史維堡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鼎如甫輯  
多士

武王克殷之後周公以殷民頑梗難化遷之于洛其巾  
亦有有位之士至是洛邑既成周公留治于洛聽政之  
初乃總呼多士以王命誥諭與之更始

惟三月周公

節

史臣敘說成王既歸宗周留周公治洛惟三月周公始行  
治洛之事于新邑因傳王命以告商家有位之士蓋因商  
民始遷不安其業故呼多士而誥諭之告中有開諭勸勉



二意下文革命之公遷洛之意所以開諭之也保業安居  
克敬不克敬之說所以勸勉之也舉商王士以該殷民非  
化殷民先告殷士也○十二月受命越三月始告多士或  
云前此猶冀王遷愚謂年前冊誥公已安然受之何以復  
冀王遷乎在洛不力止其去到鎬復欲強其來歸輒未停  
行輿又駕何往來不悻煩也却未必然

王若曰爾殷遺

三節

此周公傳王命告殷士以革命之公也多士多方文俱滌  
倒只依註訓釋之而已不必云某句應某句某句貼某句  
首節弗弔言殷不爲天所恤故喪之勅者革之也終與受  
終文祖之終同○次節弋者欺其不見而取之也小國二  
字不必云勢不敵豈勢均遂可弋取乎重一亂字天之不  
畀爲紂之亂也罔固亂傾者覆之彌我栽者培之也求位  
應轉弋取○三節天不固亂而彌我何以見之惟我下民  
秉爲而已如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八百諸侯背商歸周此  
皆下民之所執持作爲而天心見矣故承之曰惟天明畏  
言天民之相因也明畏言天顯然可畏

我聞曰上帝引逸

節

此卽桀之亡以明紂之亡也引逸句泛說日用間惟天理  
最安逸上帝于人每每欲導之安逸之地如作德日休卽



帝之引逸也桀乃不適于逸自趨于危日記人知有逸欲之逸而不知有義理之逸順理則裕是上帝引逸也從欲惟危則有夏之不適逸也降格漢孔氏訓至戒唐孔氏以災異爲至戒嚮向之也降災異以譴告使之懼而修省猶是不忍棄之之意故云向之惟桀大肆過汰之行且有矯誣之辭于是天罔念罔聞廢其大命而降罰也觀夏之亡豈不可以知殷之亡乎引如思若啓行若翼之意格如伊洛竭之類有辭如日亡乃亡之說

乃命爾先祖成湯 節

此卽商之興以明周之興也湯乃懋德建中之君故天命之爰革夏正俊民聿求元聖旁招俊乂也甸治也只是經理之意不必入分布遠適意或及井牧什伍大非

自成湯至于帝乙 節

言商家賢君之多皆守湯之家法顧諟明命湯之明德也罔不祇肅湯之恤祀也曰罔不言湯後諸君皆然重後王以引起紂意明德恤祀舊王平對一說敬神亦是修身中事總來是一個明德觀下文不明厥德可見脩之

亦惟天丕建 節

亦惟者天不但眷湯亦眷後王也不建就國祚說保者安而不危乂者治而不亂所謂丕建也罔敢失帝不必再入



明德恤祀申王兢兢業業不敢失帝之心說串下配天澤  
民卽是不失帝心王方麓曰操存于心不敢失帝之則敬  
之至也推行于政罔不配天其澤仁之普也此王對說兩  
說俱好配天云者薛氏曰無所不浹天之澤也王者宅天  
下無被疆此界之殊配天其澤也澤與天同流之意此商  
後王不以天眷自足而修德愈至也

在今後嗣王

節

誕罔顯于天言不明天道也天道且不明又何能守家法  
所以不能聽念先生之勤家勤家事所包廣如求賢恤祀  
澤民皆是上不明天理下不念祖宗大肆淫泆無所忌憚  
其于天之顯道民之敬畏尚復何顧哉言滅天理亦不顧  
拂民心亦不顧也民祇只就民說民可畏故曰民祇或指  
天命說者非是不保大喪國亡身戮也不畀節又反覆言  
之明天之喪殷由紂自取

凡四方小大邦喪

節

以上五節言紂不能如商先王之盡君道而亡與夏亡對  
看此下三節言周之所以興與湯興對看此節乃起下之  
詞自古小大邦未有無罪而亡國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  
國商罪貫盈我周奉辭伐之豈私也哉有辭謂聲罪致討

王若曰爾殷多士

節



申言周之革命一由于天言不可動搖也此節虛意俱在  
下節下節命割殷卽帝事也告勅卽靈承也曰惟我周王  
見多方之罔堪也告勅者革其不正以歸于正也帝命割  
殷我卽告勅是周之伐殷一于從帝無二適也由此言之  
周一天也天之所以在誰能違之惟爾王家斷乎不容不從  
我周矣若不我適是二于天也天豈可二乎我適言當奉  
我正朔遵我文軌不可反側動搖也王家指商之孫子士  
民

予其曰惟爾

三節

此以上述夏商周之興亡以釋其覬覦之心此以下述遷

徙之故以消其怨望之志○按遷洛中有三意箋講俱未  
暢訂之于後

此三節乃遷洛一意欲遠邪就正無度節乃起下之詞本  
意在下節無度指叛亂言爾動指遷徙言變自乃邑言自  
作不靖法所當遷是汝自召之禍○予亦念天節殷邦大  
戾紂既死武庚又死其地不正猶云地方不好不可居蓋  
其地習惡成風生于斯者鮮有良民所以換個好地方爲  
你居處也○居西節時字指大戾言爲大戾之故遷汝居  
于西爾自東徂西間闕跋跬非我一人持德不安靖樂爲  
勞擾是惟天命如此遷何以爲天命他處皆爲良民善衆



而此地獨叛亂他處皆享遐齡壽考而此地獨兵誅舍其巢穴與汝更始此天之意也汝無違越言當安洛不可復叛不然將殄滅之不復再有後命告戒之矣是自貽伊戚無我怨也洛在鎬東而云西者唐孔氏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向故爲西不靖不必又入仁民意

惟爾知殷先人

節

此二節又是遷洛一意欲其改行可用惟爾知節作一句言爾多士生長殷邦豈不知殷先人有冊書有典籍載殷革夏命之事既知殷之革夏又何疑于周之革殷乎知之而猶疑者汝等之心皆曰周之革命如商用人則不如商

耳商于夏士職之尊者迪簡在王庭職之卑者有服在六

僚周于殷士未嘗拔用也爲此怨望正不知用人將以圖

治名器不可假人我一人指成王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我

敢求爾于大邑商遷之洛者正望爾改行從善于以循商迪簡服僚之故事矜爾而用之倘爾去舊圖新將王庭百僚不難至矣爾終不化我且奈之何哉不用爾非我罪也天命有德不可以私非人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

節

此節又是遷洛一意爲戒等從輕來自奄從伐奄歸也奄助武庚叛者王未嘗親征曰朕來自奄周公奉王命也四



國殷管蔡霍也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悉從降減乃止明致  
天罰移之遠居于洛使離其惡俗比事臣我宗周化爲多  
順其罰輕其恩厚見不可怨望也降命遐移如今減死從  
流之意比事臣三字只一義遜順也順非一端故曰多化  
悍逆爲友順家爲孝子國爲良臣乃期之之詞不作已然  
罰輕恩厚不可分貼

王曰告爾殷多士

節

此告以作洛之由我惟不忍爾殺故惟此命有申凡革命  
之公遷民之意反覆啓告無非欲爾省悟謀長厥居非但  
此也營洛更有一意一爲諸侯之朝覲會同無宿禮之地  
鎬京又遠故作王城以待之使至止可以禮貌一爲多士  
奔走臣我宗周多順無安居之地故都已墟故作下都以  
處之使式化得以安居故也二句文氣抑揚歸重下句上  
多遜期之也此多遜稱之也

爾乃尚有爾土

節

王仍舊說言遷洛而爾田已收爾業已廢爾宅已瀦雖屢  
迪不靖無責矣今土田庶幾有之則可以力耕所事庶幾  
有之則可以經營所居庶幾有之則可以棲止在洛一一  
不失其舊爾何爲反側怨望哉意當時殷民懷土者有遷  
徙失業之憂故曉之如此若作勉詞則與後節重了



爾克敬天惟

節

此以禍福之機勸戒之欲其有所畏慕而安于洛也保業之道一敬而已克敬者小心畏懼兢兢業業惟有所當有寧其所當寧怨望之言不形蠢動之行不作是也敬德足以格天故天畀矜畀矜卽下安身裕後之意不敬反是不有爾土竄徙之也豈惟無土并殺其身敬誠保身保家之本自求多福莫過于此

今爾惟時宅爾邑

節

此申言敬則得福之實宅邑繼居着力說卽克敬也有矜有年獲福于身小子乃興貽福于後卽畀矜也與衆同井

爲邑惟已所止爲居宅者相安定處之意繼者相承又處之意惟時二字舍不反側動搖意在內宅爾邑者安其井疆不復逃竄流亡也繼爾居者草創之後卽爲世業朝于斯夕于斯永建乃家而繩繩接續于無窮也幹者耕田鑿井出作入息勤所事也兼四民爲是年者外王罰享遐齡無天札也小子乃興子孫繁衍或有英賢足爲世用皆是以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安洛之利孰大焉乃甘爲不靖哉

王曰又曰

節

革命之公遷洛之意作洛之由安洛之效凡所言皆爲爾



之居止欲汝保之也言攸居而土田在其中矣○殷革夏而夏民卽帖然周革殷而殷民屢騷然可以觀商周之德矣

無逸

此篇以首節爲綱二節言無逸之要在重農而以小人之失反証之昔在四節舉三宗以無逸而壽後王以逸而夭厥亦四節文王以無逸興商紂以逸亡繼自今二節欲其法文王之無逸戒商紂之縱逸我聞二節舉古人之受言而以復諫戒之自殷王三節舉古人之迪哲而以信讒戒之末節乃叮嚀之結語

周公曰嗚呼君子 節

君子如羲農堯舜禹湯皆是不獨三宗文王人君一身主宰天下總理萬機一念不謹遂貽四海之憂一事有失或致千百年之患故君子以無逸爲處所而居之存兢兢業業之心爲汲汲遑遑之計動靜猶是食息猶是無一時之作輟焉所猶王敬作所之所○一說無逸就心言謂君子精神常運則常新無所往而不在于勤此是居敬到純熟田地與敬作所者不同看來亦無甚異

先知稼穡

節

此節推所以無逸之因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作一句讀



先知則知緊緊相應蓋身居九重之上而心常動悉三農  
勞苦便是知了不必說備嘗而後知意乃逸之逸就君位  
言緊緊承上一氣說所謂以勤居逸也非是先勤後逸亦  
非以勤爲逸樂而居之之說小人之依當就小民所持以  
爲生處寬說若紐定在稼穡上則先知稼穡後又知稼穡  
便不成說話矣

相小人厥父母

節

農夫之子生于豢養且不知稼穡艱難遂至縱恣放誕輕  
侮父母况生于深宮長于富貴者乎乃逸者嬉戲遊蕩縱  
樂偷安也與上乃逸不同諺誕誣俱就言說粗俗俚鄙曰  
諺妄談無根曰誕譏訕長上曰侮昔者古老之人言不及  
時也無聞知言不曉事不肯安樂受用甘自勞苦也否者  
猶云不如此便如彼誕字蔡就行說不從○一說小人對  
君子不過卽在人君上蓋暗指桀紂也詳之

周公曰嗚呼幾聞

節

舉三宗以示法通重無逸分敬和仁太拘至高宗分和發  
于身和達于政和著于民則益非矣○中宗先知稼穡之  
艱難知小人之依是以其修己也以敬其治民也亦以敬  
嚴者莊重不浮恭者謙抑自下寅者欽肅收斂畏者戒懼  
不寧俱就心說不必分存發內外天命句緊頂說天命天



所命于我之理也一敬中涵而以天之理檢吾之身凡動  
作威儀悉約之規矩準繩中金仁山所謂以天理爲尺度  
不敢踰越也嚴恭寅畏正自度之工夫不可以身心分看  
治民祇懼者匹夫匹婦一能勝予如朽索之馭六馬萬方  
萬民罪在一入如負重之履春冰怠荒安寧正祇懼之反  
串說治民內不必強入政教只按知稼穡艱難意作爲切  
呂氏曰敬則有壽之理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  
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  
于檢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在不言所以享國有七十五  
年之久

其在高宗

節

高宗未卽位之時其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  
故于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作其卽位則知小民之依乃或  
亮陰丁父喪也三年不言恭敬淵默以思治道也思之旣  
精蓄極而流故發言和順悉當于修身治天下之理其爲  
政也朝夕惕勵盡心于教民養民之事不敢有怠荒安寧  
之意是以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禮樂教化蔚然  
于安居樂業之中而嘉美安靜此殷那也至于小大之民  
蒙教養之澤莫不優游于太平之世謳吟頌德則有之豈  
有怨于心或怨于口者乎蓋神凝志定固爲長年之基而



和氣導迎又足致長年之助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

節

祖甲祖庚弟也高宗嘗欲立之祖甲以爲不義逃于民間故云不義惟王與小民出入同事作其卽位故能知小民之依惟知民依故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庶民衆民也而鰥寡則衆民中之窮者保者安之也惠者加之恩澤也有分田制里省刑薄斂之意不侮卽下文惠鮮侮者輕忽之也不敢輕忽時時畱心尤加周恤也俱就養一邊說仁者自壽與上節意同

自時厥後立王

節

生則逸二句言逸者之多也不必以下句作推原起下文說不知稼穡二句照書說下不聞句申上句也惟耽樂之從尚何惜于民依此條與三宗相反舉之以示戒罔克壽就享國說自其卽位時計起耳金氏曰人主所處與常人異子女聲色之奉驅騁田獵之娛嗜慾玩好何求不遂一有縱恣之心皆伐性之斧斤傷生之蝨賊也其能永年者鮮矣

周公曰嗚呼厥亦

節

無逸之君豈惟殷三宗我周又有文王而文王則本于太王王季一基王迹一勤王家王業所自始也抑者貴而不



驕富而能降其自視醜然無一毫矜誇之意畏者上嚴天命下顧民若其自持兢兢然每每存忌憚之心克自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此二祖之心法所以開無逸之源故曰源流深長無逸却從此來故曰無逸之本

文王卑服即康功 節

此下三節言文王紹抑畏之傳而能盡無逸之實也自卑服至惟正之供根克自抑畏來卑服節言其約已裕民之心乃無逸根本二句一意淡薄堅忍則志氣清明自然知民事爲重而圖之不已也卑服非止惡衣服凡所服用皆從卑損康功以除殘去暴言田功以分田制里言節言心

不言事

徽柔懿恭

節

人君勢位尊崇與民隔遠所以視民之苦樂不能體卹矣故貴有近民之德剛者難犯故利用柔而柔懦則不徽徽柔者委婉吳順而筋骨自存非一味軟熟也傲者輕世故尚其恭而足恭則不懿懿恭者謙莊收斂而節度不失非一味阿逢也文王有和易近民之德且極其美則于情何所不體哉故小民則懷保之懷保者念念保護置之生養安全如慈母之愛赤子也小民中有鰥寡惠鮮之惠鮮者鰥寡當使鮮妍惟惠可以鮮之如草木稿悴沃之水便有



生意也懷保惠鮮欲以和民也然豈一時一日之勤而一民一物之和哉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晷食且不遑暇惟欲天下之萬民悉蒙懷保惠鮮之澤家給人足無一不得其所而雍然和也文王心存乎民如此雖當食而何暇也哉此節分明一氣說下而註却以恤孤獨勤政事分爲兩節却非懷惠二句根近民之德來惟和易近民所以能體卹周至也用咸和用字承懷保惠鮮說和字要理會祈寒暑雨舉無怨咨仰事俯育各遂所欲一團休嘉之氣蒸于宇宙方謂之咸和只就養說不必添出教來

文王不敢盤

節

遊以省方田以講武國有常制也文王非省耕省斂則不遊非蒐苗獮狩則不田不敢以是爲安過而無度也夫盤于遊田則君行師從供億必煩文王不然故以庶邦惟正之供自然足用何必多取于正貢常數之外乎以上皆文王無逸之實善繼太王王季抑畏之心者也受命爲侯年四十七已中身矣又享國五十年之久焉其壽如此卑服至此大率俱是知民依不敢逸之事蔡傳截然分四件作對殊爲牽強且言崇儉則遺康田言恤孤則遺柔恭言勤政則遺和民言戒逸則遺正供不可從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節



此二條欲其以文王爲法以紂爲戒也文王盡無逸之實  
享歷年之久固萬世人王法程也况子孫乎則其二字直  
貫全節只一句書觀者察災祥也逸者節勞瘁也逸者省  
耕歛也田者習武備也惟正之供卿遂用貢循其什一之  
規都鄙用助遵其九一之制也蓋欲禁橫歛必先絕橫歛  
之源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勢不得不橫歛四者既省用有  
常經應以萬民惟正之供自然足用不必過求也則字內  
有抑畏知稼穡意不淫于此則康田懷惠云云兼舉之矣  
豈不能如文王之享國乎呂氏曰隱公觀魚莊公觀社觀  
也唐敬宗日晏坐朝逸也周穆王車轍馬跡遍天下遊也

太康畋于洛表十旬弗返田也此皆淫者○嗣玉只指成  
王

無皇曰今日耽樂 節

耽樂指觀逸遊田說乃非民以下極言耽樂之害以見不  
可寬假也人君縱逸其始未必便沉溺不過自寬曰吾惟  
今日爲之明日不復爾也然卽此一說已非民之所法天  
之所順况此隙一開日復一日將舉國化爲耽樂猶商受  
酗酒舉國化爲崇飲故終戒之曰無若云云酗酒是影說  
非直指酗酒爲耽樂也未流之弊至于如此則享年之促  
可知○訓字解法字民不法則離矣天不若則去矣時人



人字兼臣民言無皇句原淫樂之始使深絕其微無若句  
要淫樂之終必至此極深戒之也

周公曰嗚呼古之

節

此二條又推出聽信忠言一意戒勉之古人卽指三宗文  
王三宗文王德業之盛宜無待于臣而其臣猶相與訓告  
之如何爲逸如何爲無逸無逸如何而利縱逸如何而害  
開陳懇切無所回互此之爲訓告未也又相與保惠之訓  
之而或有志于無逸則保養其善端將順其美意致迎機  
之助爲誘掖之圖毋使中止焉此之爲保惠猶未也又相  
與教誨之保惠之後又恐萬一流于逸則規其偏而歸于

正致其曲而底于成如寢居有贊御之箴論事有警史之  
導晏居有工師之誦皆是也此之謂教誨非未爲方爲旣  
成而益底于極之說古人臣忠愛無已如此則其君之樂  
聽可知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用舍明而不悖自  
然公足以服群情明足以燭奸佞當時之民無有敢相誑  
誕變易名實倡爲幻妄之說以眩惑君心者蓋正論常伸  
則邪說無間可入自然之理也

此厥不聽

節

此厥不聽卽指不聽忠言人指在位之臣訓之蔡傳訓法  
則豈法君之棄忠言乎非然也孔疏以教字釋之謂君不



聽忠言則好聽邪佞凡邪佞之人教之以非法闇君受而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法之小者大者無不變亂言變亂正法盡也此疏妥明此句正與詩張句相反正刑中正之法也小大皆指正刑所包甚廣省刑薄斂安得而盡之法變必至擾民故民心違怨口詛呪如此而國有不危者乎兩民否因法之不便而不然之也孔氏曰違怨違其命而怨其身詛呪告神明令加殃咎也夫民之怨恨蓄于中至形于口愁忿嘆息上徹于天視嘉靖咸和之景象何如哉是棄忠言之弊也享年之促何待言乎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 節

此三節比前又進一步言三宗文王樂聽忠言民固不敢譎張爲幻雖或有之亦未嘗存忿疾之心也迺哲只是知民依知民依哲也知之而能踐其所知使民得所依是迺哲也知而不行何貴于知四君子小民之依不徒知之實允蹈之或治民祇懼或嘉靖殷邦或不侮鯀鯀或咸和萬民是實能以其所知施之政事以盡無逸之道者也○謂祇懼嘉靖保惠咸和等事見之行事方爲迺哲若一旦謗言入耳輒起忿心并治其罪其所爲知者安在故聞謗而修德引愆毫無怒意此所以爲知之真也不怒則益修民事所知不昏故曰迺哲不治謗乃知民依中第一件要緊



事非下一層

厥或告之曰

節

所謂廸哲者豈徒忠言之至樂于聽受卽謗言之來亦不足芥蒂三宗文王其軫民也甚切故其反已也甚周厥或告之曰小人心中有怨恨汝者口中有言罵汝者則大自敬德益修其所未至如祇懼嘉靖保惠咸和等事惟恐設施之未當而屑置之幸方也其所誣毀之愆出于風聞未必足信安而受之曰民非妄言果是我之過失汲于自修又安于自咎不出虛假信實如此至誠所發心口如一謗言一聞怒心俱化豈啻不敢含怒已哉有聞謗而含其怒

者發于中而忍于外是假之也又有聞謗而不敢含其怒者是知其爲可怒之事而欲去其怒之之心猶強之也不啻不敢云者本無怒也何含之有且資之以進德釋怨何不敢含之有正如合已從人樂取諸人境界時講俱是不敢含怒非不啻不敢含怒又曰不敢含怒者僅能怒人未盡反已不啻不敢者責已忘人見非忘是如乾坤之量藏汚納垢

此厥不聽

節

此字指廸哲言不聽則讒言得人之矣人或誑誕變置虛實告汝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虛誕之言信爲實然安



望其皇自敬德且引爲已愆哉君道以含容爲量聞謗輕  
信是不念爲君之道而厥心之褊隘甚矣二句串不寬綽  
正是不念處輕信必至加刑輕者罰之重者殺之人之受  
禍不同而怨上則同皆聚于人君之一身矣雖欲久享其  
國其可得乎○則信之則字是不察虛實之意○無逸之  
君勞心于民事自無暇計及于謗言且恐罪謗言人都箝  
口結舌無有告我以善于民依益有所妨故不敢也幽厲  
監謗召公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決必至大潰不可收  
拾亡秦立謗木而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周公豈虛語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前言已盡無復他說但曰監于茲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  
也茲者監君子之居勤而以三宗文王爲法監小人之縱  
恣而以後王商紂爲戒聽忠言而毋開怨詛之端聞謗言  
而切敬德之念是也

君奭

書序謂召公不悅周公之晉周公乃作君奭以明已意  
此亦千古難明之事矣今依蔡傳作召公告老周公晉  
之之說

周公若曰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晉之曰君尊之也稱名古人尚質也  
燕世家紀召公爲周公之同姓



弗弔天降喪

節

此五節言天命去晉係于老成人之去晉欲召公與已共保之也弗弔言天不恤設若天秉忱旬對弗弔降喪四句厥基就國祚說秉忱只言天眷之隆若者未定之詞言其言其凶都料不定言外意惟在人之晉不晉耳此意在下文

嗚呼君已曰時我

節

繫承上說天命吉凶我固不敢知所可知者惟在賢臣之去晉耳君曾有言自任曰輔君誠民以祈天命是我之責言猶在耳君忘之耶豈惟君有是心我亦有之當今之時

民罔尤怨違背天命者可安矣然天命無常今日之眷安知不爲異日之威故我不敢便以帝命爲可安而弗遠念天威之可畏于民無尤怨違背之日也我之心亦君之心也若此者何也蓋天命民心去就難必而機在于人朝廷有人則民心悅而天命固厥基承乎于休矣朝廷無人則民心離而天命去其終出于不祥矣大臣去晉係國家安危豈細故哉今君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我後嗣子孫無人輔助大不能上敬天下敬民驕慢恣肆邊絕佚墜文武光顯之德可委之退老在家而不知乎○念天威念字內有晉身輔君敬天民揚前光意不敢寧者保泰持盈也



惟人下要補召公去意光卽文武敬天勤民之德遏佚就是弗恭○我亦三句舊講覺纏繞愚意當以天成句絕上云我不敢苟安天命不念天威下云及民心無尤無違我亦念之如此講更爽而不繞

天命不易

節

我于帝命不敢寧天威欲永念者何哉正以天命不易保而難信也蓋天命不常或方來而卽去或始予而復奪何所據而信之惟君有明德乃可以嗣守于不墜耳大凡繼世之君乃有墜失天命者只因無人輔佐孤立于上將前人敬天敬民之明德不能經而歷之嗣而續之故天心厭

棄卒于喪亡耳向使輔助有人命豈遽墜哉此見召公不當求去○惟難信故不易保一直說墜命句泛言非指成王內有無人輔佐意經歷者身親踐履之也敬天敬民便是明德不可分恭德明德

在今予小子旦

節

繼世之君得老成匡正方可以紹前休而保天命在今予小子旦夙夜在公又留不去豈真有格心之術能正君哉惟以前人文武敬天敬民之光德付于沖子之身使其事天治民一遵家法不至遏佚云爾我心如此公將無同乎

又曰天不可信

節



承上言我欲輔君嗣德正爲凝固天命計也蓋天雖不可  
信而我之格天則有道有道如何惟又晉於此以輔冲子  
使寧王光顯之德延之于無窮則文王誕膺之命亦傳之  
于不墜耳寧王之德既不斬于其子則文王所受之命天  
肯遽舍之于其孫哉有世德自然有永命此感通之必然  
者也我道卽着周公自說武言德文言命不必拘泥延德  
卽上經歷繼嗣意不釋有戀戀不舍意我道如此召公之  
道何如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 節

此下四節言商六臣之烈欲召公匹其休也格天格帝不

同天以徧覆言治化與天無間如商邑用協四方丕式是  
也帝以至宰言治化克厭天心如典禮命討仰當無愧之  
意保衡者言保護王躬而天下悉取平焉不言治功格天  
之澤再四未艾也又王家就政治修明法度振舉說巫咸  
奉承宣化不負圖任之心甘盤論學訓志克起中興之業  
皆一時之賢臣也保衡卽伊尹曰保衡者太甲尊之也太  
戊嚴恭寅畏治民祗懼宛然顧誕建中之家法矣治化淺  
深不在所重伊陟臣扈調和精稜之原故曰格上帝巫咸  
將順補益亮工熙載之事故曰又王家伊尹相兩世子陟  
又相太戊巫咸相太戊其子賢又相祖乙勳望相傳累世



台輔不以寵利爲虞不以君聖求退見召公之不可去也  
說命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則武丁得甘盤之助亦久矣  
或疑文武之臣不及太公武丁之臣不及傳說以爲非世  
臣者舊故從而遺之陋哉斯言築岩釣渭何損于名世豈  
周公若是褊歟太抵列敘諸臣必指優劣此俗儒陋見也  
率惟茲有陳 節

茲者如格天格帝保乂王家皆臣道也六臣循惟此道以  
事君陳力而就列不敢輕去故能保乂有殷國勢則安而  
不危國法則治而不亂也有殷保乂則殷先王之有德可  
知矣殷家之禮凡先王之有德者其升遐之日皆得以德  
配享于天而多歷年所也多歷年所不必總商祚說遷就  
各君說爲是孔氏以所爲次如今年甲乙明年丙丁之謂  
陟升遐也陸氏曲說不從○前講有陳却是玩之

天惟純佑命

節

商有六臣輔君故天之眷商純一謂有隆勿替也貞元會  
合自然英賢輩出俊乂克庭國家有人而實矣在內則百  
官之著姓者王臣之微者莫不秉忠貞之德明致憂國之  
心而分猷念以相從是內之實也在外則微而小臣與藩  
屏之臣如侯服甸服之諸侯况又皆篤匪躬之義而奔走  
以趨事是外之實也惟此內外得人各舉其德以輔助君



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凡有事于四方不專指征伐會同宜推開四方之臣民莫不心悅誠服不應僣志若龜之下若著之筮信而孚之也此六臣格天生賢之效也○孟子云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故以有人爲實六臣不在商實數內內外有人正是實處惟茲二句總承內外有人來作過文又字即又王家之父輔助之意一人指成湯諸君孔疏以稱德爲君舉賢有事指發號施令脩錄之

公曰君奠天壽

節

此節欲召公匹休商六臣也謂天命至公其壽人國家使綿延長久者豈偶然哉以其大臣有坦然無私之德通

于天故能仰當天心而壽之耳如伊尹以下六臣皆能盡平格之實所以保乂商家乂安長治歷年有六百之多何其壽也及商紂嗣天位而崇信奸圓播棄黎老國無平格矣乃驟罹滅亡之威天豈私壽之乎國祚長短係于大臣有無若此而君可去哉當置迫切之歸心爲周家永久之慮凡輔君延長世德繼續前光益竭力圖之則我周有平格之臣上天必有凝固之命而國壽矣其治効豈不赫然明著于我新造邦而與商臣格天格帝又王家之烈相爲光映也哉○天壽就國祚說平格就大臣說大臣與社稷一體故不以一已爲壽而以國祚靈長爲壽平格二字串



平者不傾不側無低無昂其心一至公無私若絜之以矩而受之以衡然平者天之道也故一平自足通徹于天而陰培國脈此句泛論其理下二句方指殷說保又上補六臣平格保而不危又而不亂正是天壽作自然說永念不但又留不去爲天命民心無窮之念也內有輔君嗣德不遏前光意固堅固也命堅固則壽矣就周家王業說厥亂只指國家景運昌隆太平有家說不必說到召公身上謂身與國俱顯

王曰君奭在昔

節

此下七節舉周五臣輔君之功勉召公之匹休也割殷意

輕起下文耳申勸只是丁寧反覆之意非先勸文王重勸武王也大命得于武王故從武王說起下文又遡文王文乃基命之主也

惟文王尚克

二節

言文王之聖尚賴五臣之輔修者承敘式化理而不亂和者誣育薰陶順而不乖王德教說養在其中以修爲教以和爲養則不可曰尚克難之也亦惟重其事于臣也五臣皆名世之賢或同姓而臣或應運而起以疏附後先以奔走禦侮皆輔修和之澤者下文往來適彛教是也下文反言曰若五臣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導迪宣布修和



之常教則有君而無臣亦難致理文王亦茂德降及國人矣言不能修和也

亦惟純佑秉德

節

此節有二說作推由說者純佑內藏有人而實意秉德以下言由五人贊襄之功作一直說者純佑內不入實字秉德以下正說有人而實意與百姓王人四句對據商實節則後說爲是且前方言修和亦惟有五人此處又何必重倒說起哉據下節惟茲四人迪祿惟茲四人昭武王惟是則迪知天威云云非歸屬諸賢口氣况傳中亦未嘗指定秉德之人必爲五人經文原自明白但欲人實守便曲折

纏繞耳今訂于左

我文王有五臣往來迪教故天亦惟佑助之純一不雜而其臣皆秉持其德蹈知天威天威者天理也惠迪則吉從逆則凶赫然可畏故曰威自人得之則爲德威之降鑒在天而蹈履之則在人此秉德之臣皆灼見天威奉以從事不昧于幾先不爽于時運蓋蹈履至到矣乃卽以此所迪知者昭明文王奉明命爲緝熙之助開導而指示之俾不迷于所趨于是見焉而至德之光宣著而不容掩于是冒焉而至德之澤偏覆而無所遺于是聞于上帝焉而至德之精華發爲馨香徹蒼穹而無間也惟是諸臣輔君之故



所以克享天心受有殷命哉不但撫方夏而已大統之集實基之此秉德以下不作五臣亦不說實而實之意自在其中○天威非禍淫之威迪知訓蹈履至到譬如人說某山某水佳勝終屬影響親走到那地方則知之真矣迪知天威正是秉德兩迪字不同上迪踐履也下迪開示也迪見冒聞所以昭之也見冒聞又根迪字

武王惟茲四人

節

有祿以上資臣以得天下以下資臣以化天下文受殷命而大統未集尚未有天祿武王惟此四人號叔巴也尚迪有祿奄有四海玉食萬方是大業之成也後及武王大奉天威

除殘去暴如飛廉五十國之類凡來敵我者盡殺之惟茲四人又昭明武王使其德澤覆同天下天下蒙其澤大盡稱頌武王之德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大化之洽也極言武王之典由四臣之功見召公不可去後者承前之詞不可泥定昭武王輔武王顯布其德也

在今予小子且

節

王業艱難嗣君幼小子朝夕憂懼若游大川然茫然不知其津渡所在且豈能以一人獨濟哉予往暨汝奭同心協力共濟此艱難耳嗣子幼小多未更事雖已卽位與未卽位同五人四人猶恐夾輔者少奈何以天下事專責



之我哉公去則事獨在我大不可也如果收斂退托不勉  
沖子之所不及則耆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孤立者無助  
獨立者難前和氣不足以致祥天心不能以克享在郊之  
鳳且不得再聞其鳴矧曰有能格于上帝而厥基永孚于  
休乎○若游大川二句欲召公共成大業小子二句欲召  
公共輔幼君輔幼君正所以承大業也二意串往字活看  
非自今以往收者收斂而去也不及只指成王不必入周  
公鳴鳥見詩卷阿之九章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崗不聞謂  
隱去格不是四靈畢至指承命說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

此節與平格節對言商六臣而以平格節結之言周五臣  
四臣而以此節結之茲字只指文王以下五節肆大也大  
監者視五臣之篤棊而思所以匹休念二人之弗堪而求  
所以共濟是也我受命以下述文武創業之艱難念成王  
守成之無助正見不可不監意惟休受有殷命尚迪有祿  
也無疆言美之大也大惟艱文王臣五人武王臣四人父  
作子述君王臣佐見締造之艱難也此下要得傳中相與  
竭力保守意若欲獨潔其身不為社稷計長久則識量褊  
隘甚矣須謀寬裕之道以仰承王業而無以盈滿之懼累  
其心可也不然一去則後人無人指引必至迷惑失道矣



我不欲後人至此故告君猷裕也君不忍後人迷則五臣四臣可不匹休之乎

公曰前人敷乃心 節

此節偶王二句蔡傳板對竊嘗疑之杜靜臺云雖平而實有串意尚未駁之王損菴云閩本汝明勗一任偶王二句相對次裂經文莫此爲甚及查內府板句讀汝明勗偶王一讀在亶乘茲大命一讀足證前謬已駁之矣而所錄之說仍復如傳今陸寔府之說最佳訂錄于左

此述武王之顧命以感動之也敷布腹心盡言以命汝位汝爲三公以爲民之表率其付託可謂重矣顧命之詞何

如曰嗣王以幼沖嗣位汝當精白一心勉力以輔之不可使王孤立于上汝與之爲偶其在亶乎亶者誠也信理而不信事信心而不信迹表裡無二始終如一肝膽徹而相通形骸化而不有一無所猜疑也由是載大命而行之竭力擔當不顧利害不憚重遠直前而行無所退托蓋心方信任之深則力自展布之盡矣註中耕字因偶字而及之馭字因乘字而及之本文無有也奈何實作譬詞且牽強作對乎惟文王德二句正亶以乘命處惟者思念也不承者大以當之也文之德修和見冒是也不曰承休曰承恤者文以修和見冒之德受有殷命德不如文則我眷者未



必不我威是有大可憂者也念世德以輔君而使文王之德于今爲烈方能延世業以遺君而于無疆之憂仰當無愧也所謂信者信此者也所謂載者載此者也此皆武王垂沒之言顧可忘之耶○呂氏曰作民極置之具瞻以爲民望也張氏曰臣者君之偶陳氏曰乘載也猶負荷也杜氏曰丕承無疆之恤天眷不轉爲天威也

公曰君奭告汝朕乂 節

此又卽在已之忠誠以感動之其汝至天威氣脈貫串不斷正是朕乂所在註中敬以我所言通指一篇如天命得人而保商周得人而興王業之艱所當恤顧命之重不可忘皆是殷喪大否卽天威之在殷也天威在殷由無平格之臣耳使不以殷爲監而去之則天威之在殷者轉而在周矣其可不克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以無人至于喪亡大亂以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予不允惟若茲 節

此言天眷之當答以天命畱之也言予豈不信于人而若此諄諄多詰耶亦以奉答天命在我二人有不得不言耳襄者成也王業之興文以五臣武以四臣而今日王業之成則惟我與汝二人而已二人已寡又可一人去乎汝聞我言諒有合哉亦必曰在是二人不容諉矣與篇首時我



相應卽在已之意以度同然之心乃其任天下之重于將  
來之意天休就國祚說受命迪祿是也滋至更進一步方  
興而未艾也文有五人武有四人俱弗憂弗戡今止二人  
卽竭力共事猶恐不勝若何獨委之我一人哉且汝之求  
去不過以盈滿爲懼耳以我計之曷若以職業自勉其汝  
克敬德如商六臣之平格保乂如周五臣之迪知天威而  
修諸已者隆明我俊民如商之明恤奔走如周之昭明惟  
冒而揚于庭者衆如是則具瞻在望衆賢和朝王業襄而  
天休荅國家臻于全盛矣汝于此時推遜其位以事業付  
後人誰復汝禁今猶未也豈汝辭位之時乎

嗚呼篤棊時二人 節

此言前功之當終以民心晉之也上二句敘其所已然下  
二句勉其所未至篤棊只指輔成王不必兼文武今日休  
指民罔尤違風淳俗美上恬下熙是也文王功以治化言  
休乃功之所致者不冒二句正所以成文功也言他非無  
臣而篤于輔君惟我與汝汝保受明德以誠和小民我不  
迷勤教以誕保受民同心協力交修共濟用能至于今日  
之休美民心大順萬邦咸和有卷阿鳳凰之歌有鳧鷖既  
醉之雅也我非周公自謂猶云我兩人耳休自我兩人至  
之則功還須我兩人成之不可怠也成王之時文功何以



尚書卷下  
三十一  
猶未成陳雅言曰此時商奄淮夷猶未靖故不言成蓋此  
休自文王怙冒西土以來積之素矣不可使及今而無成  
我與公共成此功而無怠可焉成之何如文爲西伯治功  
冒西土足矣今既有天下則當廣修和之澤徧覆寰區由  
西土以及東方雖海隅日出之地無不服從功斯成耳不  
然化有一處不被民有一人不從其功猶爲欠缺安得言  
成旣未成奈何言去去者怠也懷倦勤之心則爲鮮終之  
業能無深念乎鎬在西故舉海隅日出極東言之實包南  
北也不怠不出敬德揚賢二事

公曰君子不惠

節

誥雖合通篇而意只重上二節憂天命之不終恐轉爲天  
威也憂民生之無賴恐變爲尤違也所以諄諄言蒼天保  
民皆順理可聽

公曰嗚呼君惟乃

節

此召公已番遣之就戢也向而不背順而不違民德也然  
如何斯向如何斯順其機難測非老成練達熟諳世故者  
不能知惟召公知之五方殊性千里不同風知字內有調  
劑聯屬工夫要理會亦罔二句不作論理証自可玩能字  
亦非善字只是有字之意言民罔尤違固有其始而小人  
難保當思其終及汝偕亡之民卽謳歌訟獄之民大命不



摯之民卽來蘇後后之民以此思之當使終之向順常如其初也茲誥指此二句祇若者敬順之也徃徃蒞太保之職非自今以徃之說敬用此誥以治民有敬德薦賢咸成不冝意能如此則向者終于向順者終于順而休者亦將終于休矣蓋民心天命之本也

蔡仲之命

仲乃蔡叔之子蔡叔罪故而  
成王以仲賢復封于蔡

惟周公位冢宰

節

記周公封而先敘其來歷先是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爲天官卿統正百官管叔蔡叔霍叔監紂子武庚于商都按史

記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次蔡叔度次霍叔虔管以兄而外處公以弟而內攝心必不能平故與蔡霍造流言以傾公及後罪人斯得則刑固有所不容廢者矣但其罪有輕重以首從爲差耳管叔率先倡亂故辟之戮其身于商舊都蔡叔罪次之故但拘繫之遷之郭鄰郭鄰中國外地蓋屏之四裔也然猶從以七乘之車一以制其出入一以供其役使霍叔又次之故但降爲庶人降者貶之也三年之內不得與族屬相齒錄謂奪其爵祿三年後方齒之孔傳謂三年後復其舊封蔡叔之子仲能用敬其德敬德下文忠孝是也周公先以爲



已之卿士及叔卒乃請命于成王邦之蔡焉周公食邑王  
圻得自命卿士若分茅胙土則公不敢專必以成王之命  
命之通節重祇德一句正其得封之由庸訓用不訓常蔡  
孔疏云叔之蔡在王圻仲所封在汝南上蔡未知然否

王若曰小子胡

節

此敘仲得封之由而飭勉之德卽忠孝之德也但講詞只  
時舍爲臣爲子之理而不必露忠孝之字率改着力說一  
串文王爲臣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爲子一日三朝鷄鳴問  
寢其德之盛皆後人之法程而尔父乃反之陰翊叛臣以  
搖王室顯造流言以害同枝敢爲亂賊隕其家聲是何行

也小子胡循祖德改父行克慎爲臣爲子之道豈不足嘉  
哉故命侯于東方不失茅土之舊也往就所封其敬之哉  
敬中卽舍下文敬天惠民慎初惟終盡職率中意爲得

爾尚蓋前人之愆

節

爾父之行在國非忠臣在家非孝子其愆至大爾庶幾能  
掩蓋之惟忠而事君以貞惟孝而幹父之蠱前人之不美  
處都從爾遮掩真令子也然他人之忠孝俱是前者詒謀  
後者步武有所因襲爾則無所因襲割而爲之前人之迹  
多愆乃超越前人之迹忠孝自爾身始生于群叔之間不  
爲所染脫身自立良足嘉矣顧圖新難令終爲尤難汝當



益加勤勵勉爲貞臣而不怠其忠勉爲令子而不怠于孝  
自爾作範後人奉以爲法忠立而後人之爲臣者取法焉  
孝立而後人之爲子者取法焉其垂憲不亦遠乎然所以  
垂憲處又不在他求只在率循爾祖文王之常教無若爾  
父蔡叔違背王命足矣蓋爲臣止忠爲子止孝文祖素有  
常訓爾考助奸人而隳其臣節是謂何忠伐厥室而墮其  
家聲是謂何孝能循祖之常教戒父之背違則邁迹遠而  
愆終得蓋矣○愚按蔡傳以克勤貼自身以垂憲貼邁迹  
心所不解時講又以率循二句爲申言用可謂二字引下  
改無若爲非若豈語意哉無若者戒之之詞非若者許之  
之詞繆以千里矣

皇天無親

節

此下四節皆畫一以告嘗敬之事此節則告以享天治民  
之道也上八句泛論其理末句方勉仲德以修己言惠以  
及人言天無常親德則輔之否則去之矣民無常德惠則  
懷之否則離之矣德惠總謂之善然德惠亦多端故云爲  
善不同治者天親民懷也惡反是善不同而天親民懷則  
同惡不同而天去民離則同見善無一不可爲惡無一可  
爲也戒哉者力于爲善決于去惡盡承天惠民之道是也

慎厥初惟厥終

節



慎初句虛下言思終則善不思終則害見當謹初也思不  
是空思有作為工夫受封之初天命之去留入心之向背  
與夫創業垂統之計皆基于此故不可不慎思終者一時  
之建立卽思爲永世無弊之計不困者保其社稷安其人  
民也僅爲目前不顧後日凡所施爲草率不慎到後必無  
下落如天去民離之意見得謹初方能善後思終方肯謹  
始兩相因也以天民貫不妨

懋乃攸績

節

五句平看皆戾職所當盡也績指功業說懋績中有舉賢  
能明政刑之事是勤以圖治陸陸降中有事大恤小之事是

和以交鄰蕃王室中有衛內捍外之事是忠以事上和兄  
弟中有情相親禮相接之事是恩以睦族康濟中有教以  
安民性養以安民生之事是仁以撫民樹勳庸親與國衛  
天子安兆民而侯職盡矣兄弟卽鄰國中之親者○一說  
首句虛泛指功業言下四句正是懋績處看來亦是

率自中無作

節

自中者自有之中也天下之理莫貴于得中循無過不及  
之理奉以周旋所謂率自中也先王之舊章乃中之成法  
所謂已然之中也後生小子喜事紛更多恃其私智小慧  
是今而非古故有亂其成法而不顧者爾其無然凡所施



爲一稟先王之舊章不敢紊亂是爲天聰天明而中不變  
于已之私智也已吾身之法度乃中之定理所謂本然之  
中也諛詞邪說其言多甘而足以投人之意聽覽不詳每  
乘其忽遽而入之爲人所誤惟紆徐審訂表裏畢陳不爲  
踈畧是爲真視真聽而中不渝于人之偏投也已作者弔  
詭逞奇有炫人之意詳者從容斟酌無欲速之心亂者紊  
其整齊之法改者入于放蕩之場此四字俱要分明嘉者  
嘉其率中不汝瑕殄而東土之封可保也○聰明貴于自  
然不貴于作作者喜事之私心聽言不貴于速貴于詳詳  
者聽言之大法